



文選

和/6
505
24e



和
門
號 506
卷 24



六臣註文選卷第五十九

梁昭明太子蕭統撰

唐李善 呂延濟 劉良 註

張銑 李周翰

呂延濟

劉良 註

碑文

頭陀寺碑文一首 善曰天竺言頭陀此言斗藪斗藪煩惱故曰頭陀

陀

王簡栖 善曰姓氏英賢錄曰王巾字簡栖琅邪臨沂人也有學業為頭陀寺碑文詞巧麗為世所重起家郢州從事征南記室天監四年卒碑在

鄂州題云齊國錄事參軍琅邪王巾制 濟曰姓氏英賢錄云王巾字簡

明治三十八年
九月二十六日
講求

栖琅邪臨沂人也齊朝起家鄆州
從事後為輔國錄事參軍

蓋聞挹朝夕之池者無以測其淺深抑蒼蒼之

色者不足知其遠近善曰家語曰孔子觀於魯

子挹之水毛萇詩傳曰挹劑也枚乘上書吳王

曰游曲臺臨上路不如挹朝夕之池相子新論

子貢謂齊景公曰臣之事仲尼譬如渴而操杯

就江海飲飲滿而去又焉知江海之深平挹於

切劑勺愚切莊子曰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

而無所至極耶韓詩外傳子貢謂景公曰臣

終身戴天不能知其高 翰曰挹

也朝夕池海也蒼蒼之色天也

若存若亡心行之表不生不滅者哉善曰僧肇

視聽之所不暨四空之所昏昧管子曰聖人之

道若存若亡援而用之沒代不忘竺道生日心

行心所行之行也維摩經曰畢竟不生不滅是

無常義也 向曰目無所見故若存若亡心無

所繫故不 是以掩室摩竭用啓息言之津

華嚴

經曰佛在摩竭提國寂滅道場始成王覺法華

經曰寂滅無言也僧肇論曰釋迦掩室於摩竭

鄭玄論語注曰津濟度水處 良曰掩室謂歛

心入靜也華嚴經云佛在摩竭國處寂滅道場

此言歛心於摩竭之 杜口毗邪以通得意之路

國用開不言之道也 善曰至理幽微非言說之所及掩室摩竭示寂

維摩詰問疾文諸師利問維摩詰何等是菩薩

入不二法門時維摩嘿然無言文殊師利嘆曰

善哉善哉乃至無有文字語言是真入不二法

門僧肇論曰淨名杜口於毗邪莊子曰言者所

以在意也得意而忘言也 銑曰杜口謂不言

以在意也得意而忘言也

以在意也得意而忘言也

以在意也得意而忘言也

以在意也得意而忘言也

以在意也得意而忘言也

以在意也得意而忘言也

以在意也得意而忘言也

以在意也得意而忘言也

以在意也得意而忘言也

以在意也得意而忘言也

以在意也得意而忘言也

以在意也得意而忘言也

以在意也得意而忘言也

以在意也得意而忘言也

也同然語彞倫者必求宗於九疇談陰陽者亦

善注研幾於六位善曰真諦無言俗諦借言以明理

其子曰我不知彞倫故敘周易曰天易所以極

深研幾也又曰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

而成章王弼曰六位爻之文也濟曰彞常倫

理也言欲語理人之常理者必求事於九疇疇

類也九類一曰五行二曰五事三曰八政四曰

五紀五曰皇極六曰三德七曰稽疑八曰庶徵

九曰五福翰曰六位易卦之六爻也

是故三才既辨識妙物之

功萬象已陳悟太極之致善曰此顯言之功也

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又曰

神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孝經鉤命決曰地以

舒形萬象咸載聲類曰悟心曰解周易曰易有

太極是生兩儀向曰三才天地人也翰曰太

極天地言之不可以已其在茲乎善曰言所以

之始者皆藉言明之不可止者其有此乎左氏傳叔

向謂驪蔑曰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

以已也如是良曰已止然爻繫所筌窮於此

也言廣大無窮故不可止

域善曰爻六爻也繫繫辭也因爻以立辭亦因

辭以明理也故爻繫之所明窮生死於此域

也莊子曰筌所以得魚得魚而忘筌筌捕魚之

也

善注

其子曰

深研幾也

而成章

理也

類也

五紀

九曰

位易

是故

功萬

象已

陳悟

太極

之致

善曰

有人道

神者妙

舒形萬

太極

極天

之始

也

善注

其子曰

深研幾也

而成章

理也

類也

五紀

九曰

位易

是故

功萬

象已

陳悟

太極

之致

善曰

有人道

神者妙

舒形萬

太極

極天

之始

也

善注

其子曰

深研幾也

而成章

理也

類也

五紀

九曰

位易

是故

功萬

象已

陳悟

太極

之致

善曰

有人道

神者妙

舒形萬

太極

極天

之始

於常往大高山者喻大涅槃也。大智度論曰：亦以涅槃為彼岸也。翰曰：稱謂名號也。言天道無名，故名號絕。彼岸者，引之於有，則高謝四流。彼岸謂覺悟也。推之於無，則俯弘六度。善曰：彼岸絕乎稱謂者，流而現無，若推之而入無，則弘六度以明有僧。釋肇維摩經注曰：不可得而有不可得而無者，其唯大乘乎。何則？欲言其有無相無名，欲言其無方德，斯行故雖無而有無相無名，故雖有而無。然則言有不垂，無言無不垂，有也。魏都賦曰：高謝萬邦，大智度論曰：欲流有流，無明流有見。流三國名臣，頌曰：俯弘時務，瑞應經曰：行六度無極，布施持戒忍辱精進，一心智慧，諸經以一心為禪也。向曰：謝去也。四流謂欲流、有流、無明流、有見。明流有見，流六度者，布施以廣仁義也。持戒以守信也。忍辱以為謙也。精進以思敬也。名言不得，禪定以守靜也。智惠以通其理也。

其性相隨迎不見其終始。善曰：法離有無，豈名豈隨迎之可見。維摩經維摩詰曰：法無名字，言語斷。故法無形相，如虛空。故法同法性，入諸法。故法相如是，豈可說乎。竺道生曰：法性者，法之本分也。法相者，事之見也。老子曰：隨之不見其後迎之，不見其首。良曰：其道廣大，名之言之，亦不得知其體性實相者也。隨而求之，迎而望之，又不可見其。不可以學地。五臣本作：知不可終始之所出也。

以意生及其涅槃之蘊也。五臣本作：于字。善曰：妙法蓮花經曰：昔在學地，佛常教化，言我法能離生老病死，究竟涅槃。勝鬘經曰：音生身無漏業，生依無明住學地。謂三果意生謂菩薩，言能變化生死，隨意往。生法華經曰：諸佛弟子，眾皆如舍利弗，盡思共度量。不能測佛智，不退諸菩薩，亦復如是。不能知周易曰：乾坤其易之蘊邪。韓康伯注曰：蘊淵奧也。

文選卷之二十一

齊曰言不可以識智廣博而達其理不可以習
意所生以及其事者寂滅之道積之也涅槃寂
滅也蘊 **夫幽谷無私有至斯響洪鐘虛受無來**
積也

不應 善曰周易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尚書大
傳孔子曰夫山生材用而無私為焉四方
皆伐無私與焉論衡曰呼於坑谷之中響立應
禮記曰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
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劉熙釋名曰鐘空也內空
受氣多故聲大也文子曰虛無不受靜無不持
牽秀相風戲曰故無來而不應今何適莫之足
嬰 翰曰幽深之谷本無情有聲至則必答之
以響大鐘虛其體以受和和來無不 **況法身圓**

應之以聲佛道於物亦如是無私也 **對規矩冥立**
善曰圓對謂有感斯對而無不周
法身僧肇論曰法身無像應物以形千難殊對
而不干其慮禮記曰古之君子周旋中規折旋

中矩潛肇維摩經序曰冥權無謀而動與事會
銳曰阿毗達摩二義一名無比法一名對法也
圓對蓋謂無滯礙也冥立謂 **一音稱物宮商潛**

與冥昧之道相會而立也 **運** 善曰維摩經曰佛以一音演說法眾生隨類
各得解脫周易曰稱物平施漢書曰聲者宮
商角徵羽也 **是以如來利見迦維託生王**

曰言道合萬物 **室** 善曰如來佛號謝靈運金剛般若經注曰諸
善曰如來佛號謝靈運金剛般若經注曰諸
法性空理無事異謂之為如會如解故名如
來竺道生維摩經注曰如者謂如與如冥無復
有如之理從也中來故曰如來瑞應經曰菩薩
下當世作佛託生天竺迦維羅衛國父王名曰
靜夫人曰妙迦維羅衛者天地之中史周易曰
利見大人曰左氏傳曰會于洮謀王室也 向曰
菩薩下當作佛託生天竺迦維羅衛國王為子
也 **憑五行之軼拯溺逝川** 善曰僧肇論曰聘六
通之神驥乘五行之

也 **憑五行之軼拯溺逝川** 善曰僧肇論曰聘六
通之神驥乘五行之

也 **憑五行之軼拯溺逝川** 善曰僧肇論曰聘六
通之神驥乘五行之

也 **憑五行之軼拯溺逝川** 善曰僧肇論曰聘六
通之神驥乘五行之

也 **憑五行之軼拯溺逝川** 善曰僧肇論曰聘六
通之神驥乘五行之

也 **憑五行之軼拯溺逝川** 善曰僧肇論曰聘六
通之神驥乘五行之

安車五衍五乘天竺言衍此言乘五乘一人二
天三聲聞四辟支佛五菩薩今碑本以為憑四
衢之軾蓋梁代諱衍故改焉左氏傳曰楚子玉
使鬬勃謂晉侯曰請與君之士戲君憑軾而觀
之說文曰出溺為拯論語曰子在川上曰逝者
如斯 銑曰如來乘五衍之安車五衍五乘也
一人二天三聲聞四辟支佛五菩薩也軾車上
橫木也拯救也言人為不善有如逝川之流日
夜不止而如來 開八正之門大庇交喪 善曰維
化救之使齊矣 雖行八正道而樂行無量佛道是菩薩行僧肇
論曰啓八正之平路坦眾聖之夷塗大品經說
八正曰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
念正定正爾雅曰庇應也莊子曰世喪道矣道
喪世矣吾與道交相喪也 翰曰一正見二思
惟三正語四正業五正命六精進七正念八正
定言如來開此八者大蔭 於是玄關幽鍵感而
其人交喪失於道者也

遂通源濬

五臣本作浚

波酌而不竭

善曰玄關幽鍵喻法藏也

謝靈運金剛般若經注曰玄關難啓善鍵易關
戴逵棲林賦曰幽關忽其難鍵玄風浚以雲類
字林曰鍵門距周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
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孰能與於此遙源濬波
喻法海也文子曰取焉而不損酌焉而不竭莫
知其所以也 銑曰玄幽謂道之深邃也關鍵
皆所以閉拒於門者言如來說喻微妙道行不
門遂通如長源深水酌取不竭也浚深也 行不
捨之檀而施 善曰夫心愛眾生而行
捨故大士之捨見不施之捨者及於眾生斯為
不捨以茲而施故羣有俱洽大品經曰不施不
慳是名檀波羅蜜僧肇論曰賢劫稱無捨之檀
成具美不為之為也天竺言檀此言布施波羅
蜜此言到彼岸也羣有謂有色無色有想無想
以其不一故曰羣有也僧肇維摩經注曰鏡羣

有以通玄而物我俱一 良日捨 唱無緣之慈

止也檀惠也洽徧也羣有謂萬物 善曰夫行慈者以衆生為緣衆生

而澤周萬物 為緣則慈無所寄故大士之慈離

於衆相離相行慈名為無緣無緣生慈是為真

實以斯而唱則物無不周涅槃經曰得諸菩薩

無緣之慈僧肇論曰禪典唱無緣之慈思益演

相釋道安曰解從緣散周易曰智周萬物而道

齊天下 向曰大事之慈空中而行空中行慈

故為無 演勿照之明而鑒窮沙界 善曰天以明

照窮而勿照之明猶無得之得無得而得斯為

真得故勿照之明斯為真明矣演真明而廣照

何止鑒窮沙界乎僧肇論曰至人虚心真照理

無不統而靈鑒有餘金剛般若經曰諸恒何所

有沙數佛世界如是寧為多不 濟曰演廣勿

照之明而鑒極 導亡機之權而功濟塵劫 善曰

於沙數之界 機心也權方便也夫以機心導物物斯以機心

應之物有機心則結累斯起故誘以無機之智

何止功濟塵劫乎僧肇論曰至人灰心滅智內

無機照之勤 辯亡論曰魏氏功濟諸華法華經

曰如人以力摩三千大千土復蓋末為塵為一

劫此諸微塵數其劫復過是 輸曰導引也亡

無也若聖人以有機之權人人以機應則多惑

矣引以無機故不亂焉是功濟於微塵數劫矣

劫猶 時義遠矣能事畢矣 善曰周易曰天下隨

世也 然後拂衣雙樹脫

入曰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 然後拂衣雙樹脫

而成卦天下之能事畢矣 然後拂衣雙樹脫

疑金沙 善曰左氏傳曰叔向栴衣從之涅槃經

提河邊婆娑羅樹間爾時世尊臨涅槃史記武

帝曰嗟乎吾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

帝曰嗟乎吾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

帝曰嗟乎吾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

帝曰嗟乎吾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

帝曰嗟乎吾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

帝曰嗟乎吾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

帝曰嗟乎吾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

帝曰嗟乎吾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

帝曰嗟乎吾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

帝曰嗟乎吾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

帝曰嗟乎吾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

帝曰嗟乎吾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

帝曰嗟乎吾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

帝曰嗟乎吾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

帝曰嗟乎吾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

帝曰嗟乎吾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

耳拔河一名金沙河也銑曰言如來演行聖
化功齊微塵拂衣於娑羅樹間脫屣於金沙池
中將歸乎涅槃示有所終惟恍惟惚不皦不昧
也樹謂娑羅樹也履也

莫繫於去來復歸於無物善曰老子曰道之為
物惟恍惟惚王弼曰

恍惚無形不繫之見也又曰一者其上不皦其

下不昧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鍾會曰光而

不耀濁而不昧繩繩今其無繫泥乎其無薄

也微妙難名終歸於無物維摩經曰法無去來

常不住故僧肇曰法若住則從未到現在從鬼

在未過去遙三世則有去來也以法不常住故

也向曰恍惚不明見言如來之道不明不昧
無所從來亦無所去身歸涅槃復無質也物質

也因斯而談則棲遑大千無為之寂不撓焚燎

堅林不盡之靈無歇大矣哉善曰答賓戲曰聖
哲治之棲遑大千

者謂一三千界為大千世界大千世界為大千世

界至千中千世界為大千世界大千世界為大千世

家者為無為法瑞應經曰吾虛心樂靜無為無

欲僧肇維摩經注曰寂謂寂滅常靜之道廣雅

曰撓亂也乃飽切涅槃經曰佛以千疊纏裹其

身積眾香本以火焚之僧祇律曰如大涅槃經

說世尊向無連禪河力士生地堅固林雙樹間

盤涅盤於天冠塔邊闍維僧肇維摩經注曰無

實相無法常住故蓋法華經曰方使見涅槃而

實不滅度常住此說法也良曰棲遑謂游處

也撓亂也如來游處於三千大千世界雖行其

化而無為之心寂然不動終無亂也濟曰焚

燎火也堅林謂眾木也佛以千張白疊纏身積

泉香木以火焚之其質雖盡正法既沒象教陵

夷善曰曇無羅識曰釋迦佛正法住世五百年
像法一千年末法一萬年論語曰文王既沒

漢書張釋之曰秦陵夷至于二世天下土崩
翰曰正法既沒謂如來已入涅槃也象教謂為
形象以教人也

穿鑿異端者以違方為得一
善陵夷頹壞也

孔安國論語注曰妄作穿鑿以成文章不知所
以裁製論語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謝宣遠
贈靈運詩曰違方往有衮杜預左氏傳注曰方
法也云得一者鍾會曰一亦道也向曰正法
既没人多穿鑿異端競起違於大法以色相執
理以音聲求真自以為得道矣方法也一道也

順非辯偽者比微言於目論
善曰禮記曰言偽
摩經曰於衆言中微妙第一僧肇論曰采微言
於聽表史記曰齊威王使說越王齊使曰幸也
越之不亡也吾不貴其用知之如目見毫毛而
不自見其睫今知王失計而不自知越之匿是
自論也銑曰意順於非成以為是口辯其偽
理以為真者則比微妙之聖言於自前狹論也

於是馬鳴幽讚龍樹虛求並振頹綱俱維絕紐

善曰摩訶摩耶經曰正法衰微六百歲以九十
六種諸外道等邪見競興破滅佛法有一比丘
名曰馬鳴善說法要降伏一切諸外道輩七百
歲已有一比丘名曰龍樹善說法要滅邪見障
燃正法炬周易曰幽贊於神明而生著王弼曰
幽深贊明也陸機大將軍宴會詩曰頹綱既振
謝莊為沈慶之答劉義宣書曰皇綱絕而復紐
區夏墜而更維說文曰紐系也翰曰幽讚謂
遠助佛化虛求謂虛心以求道言此二比丘能
整頹壞之剛紐繫絕毀之紐帶振整也言大法
之要如人衣

陰法雲於實際則火宅晨涼
善曰華嚴經曰
有紐帶也

不壞法雲徧覆一切劉蚪法華經注曰雲譬應
身則殊形並見順機不徧此則彌布徧覆之義
也維摩經曰同實際等法性不可量肇師曰負
際實際法華經曰三界無安猶如火宅衆苦所

今是五元

燒我皆拔濟之 向曰華嚴經云不壞法雲徧
覆一切法華經云三界無安猶如火宅眾苦所
燒也言馬鳴龍樹二比丘能行正法以濟眾
物如雲蔭真境火宅之難乃涼也際境也 曜

慧日於康衢則重昏夜曉 善曰劉蚪曰菩薩自
淨照均明兩故曰慧

日又曰諸子安穩得出皆於四衢露坐爾雅曰
四達謂之衢五達謂之康頭陀經云王菩薩曰
我見覆蔽飲雜毒酒重昏長寢云何得悟慈心
示語使得開解 翰曰法華經云慧日大聖尊
父乃說是法康衢道也言二比丘演說佛化萬
物見明如日照於道重深昏暗之處夜中亦曉

故能使三十七品有樽俎之師 善曰言義徒精
銳有樽俎之深

謀維摩經曰於諸見不動而修行三十七品是
為宴坐 僧肇曰諸見六十二諸見妄也竺道生
曰正觀則三十七品也羅什曰三十七品二乘
通大品經說三十七道品曰四念處四勤正四

如意尼五根五力七覺分八正道分 銑曰人

品經三十七品言此諸品為佛法之要而二比
丘興行此法以伏外道亦如晏子於樽俎之間

而折晉軍也晉欲伐齊使覘之齊饗使者使者
將亂齊樂曰晏子太師知之使還報曰齊不可

伐也孔子聞之曰不出樽俎之間折衝千里之
外者晏子

九十六種無藩籬之固 善曰邪黨分
崩無藩籬以

自固羅什維摩經注曰摩訶秦言無大亦言勝
大能勝凡十六種論議辯亡論曰城池無藩籬

之固 良曰九十六種謂外道破滅佛法也一
為說喻 其心皆伏悉無障闕若無草木藩籬之

固豁然 訖而方廣東被教肆而移 善曰華嚴經
以通 佛華嚴經孔安國尚書傳曰被及也周易曰君

子以教思無窮 濟曰方廣佛號也教肆謂教
人習法也

肆習也 周魯二莊親昭夜景之鑒漢晉兩明

並勒丹青之飾

善曰顧微吳縣記曰佛法詳其始而典籍亦無聞焉魯莊七年

夜明佛生之日也左氏傳曰莊公七年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明也史記曰周恒王崩于莊

王陀立十五年莊王崩左氏傳莊公三年葬相

王然則周莊王魯莊公為同時也瑞應經曰到

四月八日夜明星出時佛從右脅墮地即行七

步牟子曰漢明帝夢見神人身有日光飛在殿

前以問羣臣傳毅對曰天竺有佛將其神也後

得其形像何法感晉書曰彭城王紘以肅祖明

皇帝好佛手書形像經歷寇難而此堂猶在宜

成作頌蔡謨云今發王命稱先帝好佛於義有

疑張綱集曰畫功金石圖形丹青向曰周莊

王魯莊公時夜恒星不見謂夜明也乃佛生之

日也銑曰漢明帝晉明帝故稱然後遺文聞

兩明皆圖書佛象以崇其法也善曰遺文謂經也史記曰天

去出列刹相望下遺文靡不畢集大史公曰

漢興詩書往往間出孔安國尚書傳曰三山澄

什結轍於山西林遠有隨乎江左矣

善曰高僧傳曰天竺

佛圖澄西域人本姓帛少出家西域咸得道以

晉懷帝永嘉四年來適洛陽以麻油雜茵支圖

掌千里外事皆澈見掌中如對面焉後澄死之

月人見在流沙又曰鳩摩羅什天竺人七歲出

家什既道流西域名被東川符堅遣呂光西伐

破龜茲乃將什至涼州姚萇已殺符堅光遂王

彼至萇子與破涼州始將什至長安殺卒長安

漢書文帝詔曰使者冠蓋相望結轍於道班固

漢書贊曰秦漢以來山東出相山西出將高僧

傳曰支遜字道林本姓關陳留人初至京師王

蒙甚重之年二十王出家師釋道安符丕後還

吳入剡王羲之遂與披衿解帶留連不能已又

日釋惠遠本姓賈氏鴈門人遊許洛出家師釋

道安符丕後還吳入襄陽南達荊州欲往羅浮

屈尋陽見廬峯遂居焉三十餘年影不出山迹不入俗晉義熙十二年終禮記曰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晉中興書元帝詔曰朕應天符創基江左春秋命歷序曰東方為左西方為右向曰佛圖澄羅什法師並高道之僧也結轍謂教迹多也銑曰道林惠遠二僧名並有高頭陀寺者沙門釋慧宗之所立也道皆由於吳頭陀寺者沙門釋慧宗之所立也

南則大川浩汗雲霞之所沃蕩善曰瑞應經曰太子出北城門

天帝復化作沙門太子曰何謂沙門對曰沙門之為道舍妻子捐棄愛欲也釋僧肇維摩經注曰沙門秦言義訓勤行趨涅槃也周易曰利涉大川海賦曰滂濤浩汗又曰濯濟濩渭蕩雲沃日良曰沃北則層峯削成日月之所廻蕩善流也蕩動也北則層峯削成日月之所廻蕩善山海經曰太華之山削成而四方蜀都賦曰陽鳥廻翼於高標楊雄反騷曰何恐日薄於西

濟曰廻照也薄迫也西眺城邑百雉善曰左氏傳祭維國之害也鍾會懷土賦曰望東城之東望平

紆餘善曰楚辭曰出入兮往不反乎紆餘善曰楚辭曰出入兮往不反乎紆餘善曰楚辭曰出入兮往不反乎

皐千里超忽善曰楚辭曰出入兮往不反乎皐千里超忽善曰楚辭曰出入兮往不反乎皐千里超忽善曰楚辭曰出入兮往不反乎

信楚都之勝地也宗法師行繫珪璧擁錫來游

善曰毛詩曰有匪君子如珪如璧東觀漢記馮衍說鮑永曰衍珪璧其行束修其心錫錫杖也大智論曰菩薩常用錫杖經傳佛像莊子曰神農擁杖而起銑曰珪璧比有德也擁執也錫錫杖以為宅生者緣業空則緣廢善曰言身從廢也維摩經曰如影從身業緣生見僧肇曰身眾緣所成緣合則起緣散則離金光明經曰所謂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名緣色色緣六入六入緣觸觸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

老死憂悲苦惱滅聚釋僧肇維摩經注曰諸法

之生本乎三業既無三業誰作諸佛良曰宅

居也言如綠業皆空存軀者惑理勝則惑亡善

虛則存緣之心廢也惑煩惚也言萬法雖廣解惑則起相受生解者

或煩惚也言萬法雖廣解惑則起相受生解者

身心寂滅涅槃經曰要因煩惱而得有身竺道

生維摩經注曰戀生者愛身情也苟曰無常豈

可愛戀若能悟不惑而惑自亡矣惑者無復存

身也濟曰軀身也言人志若存其身者皆為

迷惑至道若知理存道道勝則迷惑無也亡無

也遂欲捨百齡於中身徇賤膚於猛鷲善曰禮

者謂年為齡齒亦齡也田巴報馮衍書曰百齡

之期未有能至尚書曰文王受命唯中身列子

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漢書

臣瓚注曰亡身從物曰殉李尤七難曰猛鷲陸

嬉龍鬪水處翰曰言欲中捨百年之身志救

萬物也徇猶施也賤膚肉也猛鷲鷹也凌伽經

云自在天已化身為鷲釋提桓因是諸天王化

身作鷹遂此鷲鷲來投我稱已身肉與鷹代鷲

也班荆蔭松者父之善曰左氏傳曰伍舉奔晉

班荆相與食楚辭曰山中兮芳杜若飲石泉

今蔭松柏向日班荆蔭松柏山野之居班布

也宋大明五年始立方丈茅茨以庇經象善曰

宋書孝武帝即位改元曰大明淮南子曰聖

人處環堵之室茨之以生茅高誘曰楮長一丈

高一丈而環堵者為方丈故曰環堵言其上也

說文曰茨蓋也爾雅曰庇蔭也銑曰宋孝武

皇帝時也言立方丈之室覆後軍長史江夏內

史會稽孔府君諱觀善曰沈約宋書曰孔觀字

秀才補正簿後除冠軍長史江夏內史隨府轉

後軍長史觀音龔濟曰江夏郡名守職處也

會稽郡孔君本為之薙草開林置經行之室善

屬也諱名也周禮曰薙草下士二人鄭玄曰薙翦草也法華

經曰經行林中勤求佛道翰曰薙芟也經行

謂經歷行息之處安西將軍郢州刺史江安伯濟陽蔡

使君諱興五臣本無興字宗善曰沈約宋書曰蔡興宗

善曰維摩經曰佛言諸佛滅後以全身舍利起

以法師景行大迦葉故以頭陀為稱首善曰詩

仰止景行行止彌勒成佛經曰彌勒佛讚言大

迦葉比丘是釋迦牟尼佛大弟子釋迦牟尼佛

於大眾中常所讚歎頭陀第一通達禪定解脫

三昧封禪書曰前聖所以永保鴻名而常為師

首者用此者也向曰大迦葉佛大弟子也言

法師景行如大迦葉故以頭陀為稱首頭

陀斗藪也言斗藪後有僧勤法師真節苦心求

煩惱以歸正真

仁養志善曰楚辭曰原生受命于真節曹植擬

而得仁莊子曰徒勤躬兮苦心論語子曰求仁

養志者忘形也纂修堂宇未就而沒善曰國語

曰時序其德纂修其緒高軌難追藏舟易遠善

魏太祖孫輔玄文曰懿德高軌汎愛博容莊子

曰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

變化之不可逃翰曰軌跡也莊子曰藏舟於

壑人以爲固不知有力者負之而趨喻人僧徒

聞其無人樣葉椽毀而莫構可為長太息矣善

周易曰闢其戶闢其無人高誘淮南子注曰椽
椽也椽棟也漢書賈誼曰可太息者此也
曰椽棟也惟齊繼五帝洪名細三王絕業善曰
構起也

顯齊書曰高帝太祖諱道成字紹伯蕭何二十
四世孫受宋禪史記曰惟漢繼五帝末流接三
代絕業封禪書曰前聖所以永保祖武宗文之
鴻名濟曰洪大也紐猶綴也

德昭升嚴配善曰禮記曰周人祖文王而宗武
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良曰言祖襲武王尊
嚴其父文王以之配天而昭明升舉此道而復

之行格天光表之功弘啓興復善曰尚書曰成湯
平皇天又曰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毛詩曰建爾
元子俾侯于魯大裕爾宇為周室輔東觀漢記

博七議曰陰殘去賊興復祖宗善曰尚書曰成湯
克表外弘大啓開也言宋聖德上至于天傍
西外又大湖惠澤

興復積壞之理也善曰是以惟新舊物康濟多難善曰
毛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左氏傳伍員曰不
失舊物尚書曰康濟小民禮記晉太子申生使

人辭於狐突曰君老矣國家多難翰曰帝命
惟新而萬物不改故云舊物也安其下人濟其
多難為君之道也康安也

步中雅頌聚合韶護善曰禮記曰
中韶護所以養耳鄭玄曰韶舜樂護湯樂也
向曰韶舜樂護湯樂言國家作規矩中於雅頌

而合其善曰炎區九譯沙場一候善曰十洲記曰炎
正樂也善曰炎區九譯沙場一候善曰十洲記曰炎
里韓詩外傳曰成王之時越常氏重九譯而獻
白雉於周公尚書曰西被于流沙解朝曰東

南一尉西北一候善曰銑曰炎區南方之蠻九重譯
語而來朝天子也沙場亦邊方也一候者以同
候非常之事也一粵在於建武焉善曰蕭子顯

候者言少邊患也善曰粵在於建武焉善曰蕭子顯
齊書曰明帝

即位改為建武
良曰粵
乃詔西中郎將郢州

刺史江夏王觀政藩維樹風江漢
善曰蕭子顯

王寶玄字智深明帝第三子也封江夏郡王仍
齊書曰江夏

為持節都督郢司二州諸軍事西中郎將郢州
善曰蕭子顯

刺史尚書曰以爾友邦家君觀政于商又曰彰
善曰蕭子顯

善瘴惡樹之風聲
齊曰江夏王蕭寶玄明帝

子也蕃諸侯也維隅也言使觀政
擇方城之令

作藩衛彼一隅也江漢即郢州也
典酌龜蒙之故賢

善曰方城謂楚龜蒙謂魯左氏
傳屈完曰楚國方城以為城又

隨武子曰焉教為宰擇楚國之令典毛詩曰奄有
龜蒙遂荒大東國語樊穆仲曰魯侯孝王曰何以

知之對曰賦申行刑而咨於故實也
銑曰方城

梵也龜蒙魯也焉教為宰擇楚國之令典魯侯賦
軍行刑必問遺訓而咨於故實

言江夏王為郢州亦有此事也
政肅刑清於是

在寧遠將軍長史江夏內史行事彭城劉府君

諱誼
善曰孝經曰其教不肅而成周易曰聖人

以順動則刑罰清左氏傳先軫曰取威定
霸於是乎在蕭子顯齊書曰劉誼字士穆為江

夏王郢州行事者謂王年幼內史代之以行州
府事故稱行事也

翰曰誼為江夏內
史為王幼內史代行刑事故曰行事
智刃所

遊
五臣本
日新月故
善曰莊子曰庖丁為文惠

君解牛曰今臣之刀十九
年矣所解千牛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

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
遊刃必有餘地矣
論語子夏日日知其所以亡月

無忘其所能也
何曰明智之理斷割之道如

刀刃之利善政來者為
道勝之韻虛往實歸
善曰

最勝莊子曰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駘兀者也與
夫子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
銑曰虛心求物物得道既勝實自歸之

以此寺業廢於已安功墜於
幾衣立慨深覆簣悲同棄井

善曰論語曰譬如
吾往也孟子曰有為者譬若掘井掘井九仞而
不及泉猶棄井也

翰曰慨恨也簣土籠也有
以籠盛上覆而為山少一簣之士而不成山者
有掘井雖深將及泉而弃者皆喻此寺廢於已

安墜於因百姓之有餘間天下之無事

善曰孫
卿子曰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時故五穀不絕
而百姓有餘食斬伐養長不失時故山林不童
而百姓有餘材西都賦序曰海內
清平朝廷無事

各有司存善曰左氏傳宋災使華閱討右官官
杜預注曰庇具也庇婢切

日揆之以日作為楚室論語曾子曰魯且於是

之事則有司存銑曰庇具徒眾揆度也

民以悅來工以心競善曰周易曰悅以使民
忘其勞莊子曰舜之治天

下使民心競王隱晉書荀勗
議曰君子心競而不力爭

亘丘被陵因高就

遠翰曰亘縮也因高丘
起高樓故口就遠也

層軒延袤上出雲霓

善曰楚辭曰高堂邃宇檻層軒王逸曰軒樓板
也聖主得賢臣頌曰雖崇臺五層延袤百丈說
文曰南北曰袤東西曰廣司馬紹贈山濤詩曰
上陵青雲霓

向曰層軒廊也延長也南北曰

袤善曰西都賦曰脩除飛
閣楚辭曰載雲旗兮透
也

飛閣透迤下臨無地善曰西都賦曰脩除飛
閣楚辭曰載雲旗兮透
也

移王逸曰透移而長移與迤音義同楚辭曰下
崢嶸而無地上寥廓而無天

銑曰透迤相連
見地若無也

夕露為珠網朝霞為丹腹齊曰
夕露

夕露為珠網朝霞為丹腹

朝霞不假於物任自然也珠網以珠為網施於殿屋者卅護以赤飾殿也

九衢之草 善曰山海經曰少室之山

千計四照之花萬品 其上有木焉名曰帝休葉

茂狀如楊其枝五衢黃花黑實服者不怒郭璞曰言樹枝交錯相重五出有象衢路也故離騷

云靡華九衢仲長子昌言曰百夫之豪州以千計山海經曰南山之首山曰鵲山有木焉其狀

如穀而黑其華四照其名曰迷穀假之不迷郭璞曰言有光炎若木華赤其光照下地亦此類

也仲長子昌言曰以一人之好惡裁萬品之不同良曰九衢草其枝交錯相重九出也四照

即若木花其光四照也千計萬品言多也 **崖谷共清風泉相渙金姿**

寶相永籍閑安 善曰周易曰風行水上渙金光明照曜如金山王又曰光明熾盛無量無邊猶

如無數珍寶大聚楚辭曰像設居室靜閑安濟曰渙亦清也金姿寶相言佛之靈

象也此處可以長籍幽閑安樂之事 **息心了義**

終焉游集 善曰大灌頂經曰息心達本源是故義一向記說班固終南山賦曰固

仙靈之所遊集 向曰了覺也 **法師釋曇珍**

業行淳脩理懷淵遠今屈知寺任永奉神居夫

民勞事功既鏤文於鐘鼎 善曰周禮曰民功曰者銘書於王之太常國語曰昔克路之役秦來

圖敗晉功魏顛以其身却退秦師子輔氏親止杜回其勲銘于景鐘韋昭曰景公鐘禮記曰夫

鼎有銘銘者論撰其先祖之德美功烈勲勞而勳之祭器自成其名焉 向曰事功謂成也言

有成功者必鏤功於鐘鼎之上以示後世也 **言時稱伐** 五臣本作代 **亦樹碑於宗廟世彌積而功**

宣身逾遠而名紹

善曰左氏傳曰季武子以所

馬臧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諸

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蔡邕銘論曰碑在宗廟

兩階之間近代以來咸銘于碑也法言曰年彌

高而德彌邵者孔子之徒與小雅曰劭美也

銑曰言鏤文樹碑則年代彌多而功名宣布

身大逾遠而其聲相紹繼而不絕積多也

敢

寓寄也離篆謂文字也庶近也髣髴不分明兒

族

善曰周易曰形而下者謂之器器謂品物也

息蠕動蚘蜚根生浮著含靈盛壯陸機鼈賦曰

摠美惡而融融播萬族乎一區

澗為澗音義同說文曰派水別流也字林曰灑

特垢也杜木切

澗黃之風垢濁也

於下灑垢濁也

愛流成海情塵為岳

善曰端應

世間及於愛欲之海百法論曰情塵之意合故

知生也言人皆沉於愛河則妻子財帛也言積

之多如海情塵之積為岳為善曰積亦見多為

惡日積亦多也

向曰愛欲至多若流水成海

情想漸積若

皇矣能仁撫期命世

善曰毛詩曰

皇矣上帝臨

下有赫天竺言釋迦牟尼此言能仁不退轉法

經惟方菩薩曰能仁如來興此三道之教法華

文選五

一

示

示

示

示

示

示

示

示

示

示

示

示

示

示

示

示

示

經曰我釋迦牟尼劉蚘曰能仁哀此忍立俯來

拯拔故曰能仁瑞應經曰期運之至當下作佛

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

廣雅曰命名也翰曰皇大也撫期謂千年期

也言佛之大道能為仁聖撫乃睽中土聿來迦

應千年之期而命跡於世也

衛善曰毛詩曰乃騰西顧又曰聿來胥宇瑞應

經曰菩薩王當世作佛託生天竺迦維羅衛

國父王名曰靜夫人曰妙迦維羅衛者天地之

中央良曰言佛之將見於世乃睽顧中土聿

來生迦衛之國也迦衛之國在奄有大千遂荒

天地之中故言中土聿疾也

三界善曰毛詩曰奄有龜蒙遂荒大東法華經

佛土又曰如來以智慧方便於三界設鑿四門

大宅拔濟眾生良曰奄同荒理也

幽求六歲善曰毛詩曰殷鑒不遠子孫

帝化作病人即迴車悲念人生俱有此患太子

出城南門天帝化作老人迴車而還悲念人生

丁壯不父太子出城西門天帝化作死人迴車

而還悲念天下有此三苦太子出城北門天帝

化作沙門太子曰善哉唯是為快即迴車還念

道清淨不宜在家又曰佛既歷深山到幽閑處

菩薩即拾藁草以布地正箕坐月食一麻一麥

端坐六年向曰四門同善注後太子居於深

山不飲不食箕坐叉手閉目一心不成亦既成

道終不起端坐六年故云幽求六歲

德妙盡無為善曰勝鬘經曰唯有如來化就一

切功德維摩經曰夫出家者為無

為法瑞應經曰吾虛心樂靜帝獻方石天開淥

無為無欲齊曰既已也

池善曰瑞應經曰佛還樹下道見弃衣取欲浣

好石來置池邊白佛言可用浣衣又曰明日食

特佛持鉢到迦葉家受飯而還於屏處食已欲

澡漱天帝知佛意即下以手指地水出成池令
佛得用名為指地池 翰曰瑞應經云佛成道
見敝衣取欲浣之天帝知佛意即取四方成治
之石置池邊曰佛言可以浣衣也是為帝獻方
石又云佛食訖欲澡漱天帝以手指地 祥河輟
水出成池令佛得用是為天開淥池

水寶樹低枝

善曰瑞應經曰時尼連河水流甚
疾佛以自然神通斷水涌起高出

人頭令底揚塵佛在其中法華經曰諸雜寶樹
華葉光茂瑞應經曰佛後日入指地池澡浴畢
欲出無所攀池上素有樹名迦和絕大脩好其
樹自然曲枝下就佛佛牽而出 銑同善注

通莊九折安步三危

善曰爾雅曰六達謂之莊
漢書曰王陽為益州刺史

行部至邛嶰九折阪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
乘此險漢書東方朔誠子曰飽食安步以士易
農尚書曰窺三苗于三危 良曰九折三危並
山名言佛之神通不以山為阻險皆通安步而

行也莊

川靜波澄龍翔雲起

善曰願經曰令
身調善震大法鼓

摧伏異學外道邪師入佛性海煩惱風息波浪
不生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
翰曰波澄謂心靜 雲起謂其應感也

耆山廣運給園多士

善曰法
華經曰

佛住王舍城耆闍崛山中與太比丘眾萬二千
人俱尚書曰帝德廣運金剛般若經曰佛在舍
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
人俱毛詩曰濟濟多士 向曰耆山謂諸闍崛
山給園謂給孤獨園

金粟來儀文殊戾止

善曰
發迹

經曰淨名大士是往古金粟如來尚書曰鳳皇
來儀維摩經曰佛在毗邪離菴羅樹園內告文
殊師利汝行詣維摩詰問疾毛詩曰魯侯戾上
銑曰金粟佛名也來儀謂見於世文殊師利佛
弟子也 應乾動寂順民終始 善曰春秋元命苞
戾至也 應乾動川靜周易

曰湯武革命應乎天順乎人孫卿子曰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終也良曰乾天也天動而地安

而佛應之以順法本不然今則無滅善曰維摩經曰法本

人性終始不已不然今則無是寂滅之義僧肇曰小乘以三界

熾然故滅之以求無為大乘觀法本自不然今何以滅乃真寂滅

猶無形也無滅謂不生不滅也象正雖闡希夷

未缺善曰曇無羅識曰釋迦佛正法住世百年

善音義文類曰闡言希也老子曰視之不見名之曰夷德之不聞名之曰希王弼曰無象無聲

無響無所不通無所不往翰曰象正謂正法

也闡微也希夷謂無聲色也言如來正法雖微然其無微之

道未缺廢也於昭有齊式善本作揚洪烈釋網

更維玄津重柅翊洩反協韻善曰毛詩曰文王

爰著目錄略法門序曰秦希聲於宇宙齊溺

烈僧叡師二法門序曰秦希聲於宇宙齊溺

喪於玄津漢音義韋昭曰柅楫也音裔

切叶韻向曰於歎美之辭也昭明揚其法大

烈業也言齊有美明之德用舉大業務其環法

銑曰釋網玄津並佛法也柅棹也言佛法將壞

而齊乃能維持使之復存又惟此名區禪慧攸

如舟之濟川而得其棹也

託善曰禪慧定智慧也即六度之二行也

言此處靜智人所託居也倚五臣本據崇巖臨睨通壑善

楚辭曰忽臨視夫舊鄉說文曰溝池湘漢堆阜

現邪視也睨曰睨視壑川也

衡霍善曰言崇巖之高通壑之大故以湘漢為

以為城江漢以為池翰曰言此通川崇巖自

得尚趣則以湘漢如溝池之小衡霍如堆阜之

小湘漢江也
懸懸武亭阜幽幽林薄善曰毛詩曰周原懸

衡霍山名
懸葦荼如飴上林賦曰亭阜千里靡不被築毛詩曰秩秩斯干幽幽南山鄭玄周禮注曰竹木

曰林高誘淮南子注曰深草曰薄也向曰媚

無懸草兒亭阜平澤也草木叢生曰薄也媚

茲邦后法流是挹善曰毛詩曰媚茲一人

法流言江夏上本
氣茂三明情超六入善曰維摩經曰

佛身即法身也從大通生從三明生僧肇曰天

眼宿命漏盡為三明維摩經曰六入無積眼耳

鼻舌身心已過翰曰茂盛也三明謂天眼明

謂眼入色耳入聲鼻入香舌入味身入眷言靈

觸意入法也言其情超越於此六者

宇載懷興茸善曰毛詩曰眷言顧之楚辭曰茸

之兮荷蓋王逸注曰茸蓋屋也

良曰靈宇寺也茸脩也

丹刻翬飛輪奐煥離立傳曰丹刻

宮楹又曰刻桓公楹杜預曰刻鏤也毛詩曰如

翬斯飛君子攸躋鄭玄曰翬者鳥之奇異者也

禮記曰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張老曰美

哉輪焉美成奐焉潘岳關中記曰未央殿東有

鳳皇殿春秋元命苞曰火離為鳳劉邵魏文帝

詠曰鳳皇立者齊曰丹刻謂殿宇丹色而刻

鏤之輪輪困高大也奐文章兒翬

雉也離鳳也言丹青文彩似之
象設既闢
容已安善曰楚辭曰象設居室靜閑安孟子曰

有潤澤之容

桂深冬燠於松踈夏寒

神足游

煥何所夏寒爾雅曰煥暖也

謂葉密也煥暖也桂氣辛而冬暖也

神足游

息靈心往還

善曰瑞應經曰佛已神足道鬱單日界

勝幡西振貞

石南刊

善曰維摩經曰降服四種魔勝幡建道場禰顏子碑曰乃刻玄石而旌之

良曰勝幡幡名西謂佛教來自西也振舉也貞堅也南謂在國南也刊刻也

齊故安陸昭王碑文一首

沈休文

名昭諡也

公諱緬字景業南陵

五臣本

人也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安陵

昭王緬字景業又曰蕭氏之先蕭何居沛至孫侍中彪居東海蘭陵縣東都鄉中都里晉分東海為東蘭陵郡中朝亂淮陰令愁過江居晉陵武進縣橋置本土加以南名於是為南蘭陵人翰曰晉分東海郡為南也 稷契身佐唐虞有大功

天地商武姬文所以膺圖受籙

善曰王命論曰暨于稷契成佐

唐虞光濟四海奕世載德至于湯武而有天下國語史伯曰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于孫未嘗不章毛詩商頌曰武王載旆毛萇曰武王湯也春秋命歷序曰五德之運同微符合膺錄次相代尚書旋機鈴札子曰五帝出受籙圖 向曰稷后稷也周之始祖有至德佐堯故周文王為天子也契殷之始祖有至德佐舜故成湯起為天子商武湯也圖籙並天子將興之符應 曹扶翼漢祖滅秦項以寧亂魏氏時乘 五臣本作乘時 於前皇齊握符於後 善曰國語太子晉曰自后稷以來寧亂及文武康僅 克安氏周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孝經鉤命決曰帝受命握符出也 銑曰蕭何曹參有大功於漢垂仁德於下故魏主乘天時而為天子齊帝又握天符而為人主魏曹參後也齊蕭何後

也靈源與積石爭流神基與極天比峻善曰尚

河積石至于龍門毛詩曰崧高惟岳峻極于天

良曰靈源神基謂蕭何之祚也言其祚長如河

之流高如山岳極至于天以比其峻也積石且

山也言河水流於積石山下因言積石流也亦

宣皇帝雄材盛烈名蓋當時善曰蕭子顯齊書

之字嗣伯少有大志才力過人為冠軍將軍大

祖即位追尊曰宣皇帝班固漢書贊曰武帝雄

材大略晉中興書曰諸葛誕名蓋海內又曰鄧

遐氣蓋當時翰曰宣皇帝安陸王之祖也高

帝即位考景皇帝含道居貞卷懷前代善曰蕭

書曰高帝即位追封兄道生為始安真王明帝

即位追尊始安真王為景皇帝周易曰居貞之

吉順以從上也論語識曰仲尼居鄉黨卷懷道

美宋均曰懷藏也齊曰考父貞正也言含道

居正可卷懷

前代帝王也公含辰象之秀德體河岳之上靈

善曰周易曰在天成象王弼曰象況日月星辰

孝經援神契曰五嶽之精惟聖四瀆之精仁明

向日謂緬也辰象日月星也河岳之氣蘊約風

精靈雄聖而仁明故體此而生也雲身負日月

善曰論衡曰谷子雲唐子高章奏

之智故吐文萬牒莊子曰孔子圍於陳蔡之間

太公往弔之曰子其意者脩身以明汗昭昭若

揭日月而行司馬虎曰揭擔也立行五臣本

翰曰蘊積也身負日月言其明也

可模五臣本置言成範英華外發清明內昭五

本作照善曰仲長子昌言曰規矩可模者師

傳之德也曹植學宮頌曰言為世範行為時矩

禮記曰和順積中而英華外發又曰清明在躬

氣志如神向日範法也銑曰外謂兒也內

氣志如神向日範法也銑曰外謂兒也內

謂心天經地義之德因心必盡善曰孝經曰夫

也義民之行也毛詩曰因心則友翰簡久遠大

之方率由斯至善曰周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

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

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毛詩曰率由

舊章良曰言有可大之道自用於此挹其源

者游泳而莫測懷其道者日用而不知善曰毛

之游之周易曰百姓曰用而不知濟曰言挹

酌其道德之源者游泳其淺深不可測也潛行

於水曰泳也向曰懷歸也日用而不知者言

歸其道者其人遷善由日用其道而不知之

昭昭若三辰之麗于天滔滔猶四瀆之紀于地

盜比會稽未激海亂繩方斯易理善曰漢書曰

足云多也渤海太守問曰渤海廢亂朕甚憂之卿欲何以

息其盜賊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

唯緩之然後可理臣願一切以便官從事亦許

焉良曰漢宣帝時渤海郡歲饑盜賊並起帝

問龔遂曰何以息之遂曰臣聞理亂人猶

理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繩理也公下

車敷化風動神行善曰蕭子顯齊書曰緬出為

襄太守其下車作威吏民悚息謝承後漢書曰

陰脩敷化郡威教克平太玄經曰風動雷興

謝承後漢書曰趙令神行征艾朔士齊曰下

車初至也敷布也風動神行言化無所不至也

文選卷五

三六

其價以類相推則知馬之賤貴不失實矣晉灼曰鈎致也距閉也設欲知馬價先問狗又問羊然後及馬使對者無疑以知馬價示若不問而自知以閉其術為距也翰曰趙廣漢為京兆尹尤善鈎距以得事情也孚信鈎置距閉靡無也言致其刑罰以閉奸路而緬為會稽誠心恕物為人明信不待楮汗之權而奸渠必翦善曰則鈎距無用曰穢厥渠魁孔安國曰渠大也向曰漢宣帝時長安市偷盜尤多百賈苦之乃使張敞為京兆尹敞問長安父老偷盜酋長數人敞捨其罪令捕諸賊以自贖其偷長曰今忽召請府恐諸賊驚駭願受一器敞乃以偷長為吏遣歸假置酒其餘賊悉來賀飲醉偷長以楮色汗其衣吏乃坐里門出有赤色汗衣者收縛之得百人皆罪之由是清治也言緬為政不待此詐而奸惡之長必無假里五臣本作黑端之藉而惡子咸誅善曰見誅翦

擁朱苑作鎮淮泗向曰太祖高皇帝龍躍喻升為天子也俟待也宋明帝以太祖為冠軍將軍鎮淮陰也准泗二水名也

如仁夕惕之志中夜九迴善曰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周易曰君子夕惕若厲司馬遷書曰賜一日而九迴銑曰如仁謂有仁之心思濟世亂夕驚不安之志至於中夜九迴思慮也惕也驚也善曰廣雅曰世拯亂之情獨用懷抱善曰廣雅曰龕勝也向曰深圖密慮眾莫能窺公陪奉朝夕從容左右善曰漢書劉向疏曰知不可不深蓋

同王子洛濱之歲實惟辟疆內侍之年義曰周公使叔譽於周見太子與之言五稱而三窮歸告公曰太子晉行年十五而臣不能與言列仙

告公曰太子晉行年十五而臣不能與言列仙

告公曰太子晉行年十五而臣不能與言列仙

傳曰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雒之間漢書留侯子張辟疆為侍中

十五年也向曰王子晉初遊洛濱年十五張辟疆為侍中

十五年也向曰王子晉初遊洛濱年十五張辟疆為侍中

十五年也向曰王子晉初遊洛濱年十五張辟疆為侍中

十五年也向曰王子晉初遊洛濱年十五張辟疆為侍中

十五年也向曰王子晉初遊洛濱年十五張辟疆為侍中

十五年也向曰王子晉初遊洛濱年十五張辟疆為侍中

十五年也向曰王子晉初遊洛濱年十五張辟疆為侍中

十五年也向曰王子晉初遊洛濱年十五張辟疆為侍中

十五年也向曰王子晉初遊洛濱年十五張辟疆為侍中

十五年也向曰王子晉初遊洛濱年十五張辟疆為侍中

十五年也向曰王子晉初遊洛濱年十五張辟疆為侍中

十五年也向曰王子晉初遊洛濱年十五張辟疆為侍中

十五年也向曰王子晉初遊洛濱年十五張辟疆為侍中

十五年也向曰王子晉初遊洛濱年十五張辟疆為侍中

十五年也向曰王子晉初遊洛濱年十五張辟疆為侍中

十五年也向曰王子晉初遊洛濱年十五張辟疆為侍中

十五年也向曰王子晉初遊洛濱年十五張辟疆為侍中

十五年也向曰王子晉初遊洛濱年十五張辟疆為侍中

十五年也向曰王子晉初遊洛濱年十五張辟疆為侍中

十五年也向曰王子晉初遊洛濱年十五張辟疆為侍中

十五年也向曰王子晉初遊洛濱年十五張辟疆為侍中

傳曰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雒之間漢書留侯子張辟疆為侍中

十五年也向曰王子晉初遊洛濱年十五張辟疆為侍中

十五年也向曰王子晉初遊洛濱年十五張辟疆為侍中

十五年也向曰王子晉初遊洛濱年十五張辟疆為侍中

十五年也向曰王子晉初遊洛濱年十五張辟疆為侍中

十五年也向曰王子晉初遊洛濱年十五張辟疆為侍中

十五年也向曰王子晉初遊洛濱年十五張辟疆為侍中

十五年也向曰王子晉初遊洛濱年十五張辟疆為侍中

十五年也向曰王子晉初遊洛濱年十五張辟疆為侍中

十五年也向曰王子晉初遊洛濱年十五張辟疆為侍中

十五年也向曰王子晉初遊洛濱年十五張辟疆為侍中

十五年也向曰王子晉初遊洛濱年十五張辟疆為侍中

十五年也向曰王子晉初遊洛濱年十五張辟疆為侍中

十五年也向曰王子晉初遊洛濱年十五張辟疆為侍中

十五年也向曰王子晉初遊洛濱年十五張辟疆為侍中

十五年也向曰王子晉初遊洛濱年十五張辟疆為侍中

十五年也向曰王子晉初遊洛濱年十五張辟疆為侍中

十五年也向曰王子晉初遊洛濱年十五張辟疆為侍中

十五年也向曰王子晉初遊洛濱年十五張辟疆為侍中

十五年也向曰王子晉初遊洛濱年十五張辟疆為侍中

十五年也向曰王子晉初遊洛濱年十五張辟疆為侍中

十五年也向曰王子晉初遊洛濱年十五張辟疆為侍中

桂之人劉琨勸進表曰茂勳格于皇天清暉光

桂之有香也又清明光暉其心自遠

帝出于震

日衣青光

善曰言齊之興也周易曰帝出于震

于震日北若也衣青光者亦取其木色也

方

輓茅社俾侯安陸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齊受禪

受瑞折珪遂荒雲

者諸侯並跡而封上地受其

且以白茅以為社毛詩曰俾侯于魯

祖既即位乃封緇為王方軌猶並跡也言與古

者諸侯並跡而封上地受其

茅土以立其社也俾使也

野善曰周禮曰典瑞掌玉瑞鄭玄曰人執曰瑞

之爵遂荒已見上文雲野雲夢之野齊曰瑞

各執一故云分荒理也雲野式掌儲命帝難其

人曰惟帝其難之孔安國曰言堯帝亦以知人

為難翰曰式用也緬特入為太子中庶子故

帝重之如此公以宗室羽儀允膺嘉選善曰蕭

書曰緬轉太子中庶子周易曰鴻漸于陸協隆

三善仰敷四德善曰晉中興書烈宗詔曰拒冲

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故世

而衆知君臣之義矣其三曰而衆知長幼之節

矣周易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

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

者故曰乾元亨利貞銑曰協合隆盛敷布也

三善謂事君事父事長也四德謂元亨利貞

利貞言君子行此四德以布於天下也博望之

死載暉龍樓之門以峻善曰漢書曰武帝疾太

望死使通賓客從其所好故多異端進者漢書

成紀曰上嘗召太子出龍樓門良曰漢武帝

為疾太子置博望死使通賓客從其所好言緬

替助太子是博望死之載有光暉也龍樓太子

門以峻獻替帷宸實掌喉唇善曰國語史黯謂

高也者諫過而賞善薦可而替否獻能而進賢帷宸

帝坐也禮記曰天子負斧宸衮張儉碑曰聖

不已喉唇謂出納言辭也宸戶牖間也替廢也奉待漏之書銜如絲之

旨善曰東觀漢記曰樊光字文高每當直事常晨駐車待漏禮記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

翰曰奏事上書皆晨起駐車待其刻漏銜謂言太子之言出於外也禮云王言如絲也旨意也

前暉後光非止恒授善本作受善曰周書孔子曰文王得四臣立亦得四

友自吾得師也前有光後有暉是非先後邪向曰言前後所任皆有光暉非止與恒常百官

所授也公以密戚上賢俄而奉職善曰蕭子顯齊書曰緬遷侍中

越絕書曰吳王書闔閭始得子胥以為上賢無異乎聖人也銑曰欲遷為天子之近職出

納惟允劔璽增華善曰尚書帝曰龍命女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應劭

漢官儀曰侍中殿上稱制出則陪乘佩璽把劔增華謂自庶子而益其榮華也良曰緬遷侍

中出納天子之言也允信也侍中出則陪乘伊佩璽把劔增華謂自庶子而益其榮華也

昔帝唐九官咸事熊豹臨戲善曰漢書劉向上疏曰舜命九官齊濟相讓應劭曰尚書

曰禹作司空弃后稷契司徒咎繇作士師垂共工益朕虞伯夷秩宗夔典樂龍納言九九官左

氏傳曰昔高陽氏有才于八人禱戲大臨高辛氏有才于八人仲熊叔豹齊曰自此迄今其

伊惟也帝唐堯也九官同善注自此迄今其

任無爽爰自近侍式贊權衡善曰蕭子顯齊書曰世祖即位緬遷

五兵尚書淮南子曰淮繩連體權衡合德百工繇焉以定法式輔弼執玉以翼天子也翰曰

自此謂自九官熊豹臨戲迄今謂至齊也其任謂上九官等諸任職也爽差也式用也贊助也

權衡謂而皇情眷眷慮深求瘼善曰毛詩曰皇政理也

赫鑒觀四方求民之瘼班固漢書引詩而為此
 瘼爾雅曰瘼病也向曰瘼病也言求下人所
 病者將為除之謂欲也姑蘇與壤任切關河善曰
 使緬為吳郡太守也姑蘇與壤任切關河與壤
 猶與區也韓康伯王述碑曰述遷會稽太守淮
 海惟楊皇基所託此蓋關河之重決決大邦
 銑曰姑蘇地都會殷負提五臣本封百萬善曰
 名切重也都會殷負提作阜提封百萬史記
 曰夫吳有海鹽之饒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
 亦江東一都會也西京賦曰百物殷阜薛琮注
 曰殷盛阜大也今為此負漢書曰天子畿方千
 里提封百萬井臣瓚案舊說云提最凡言大舉
 頃畝也李奇曰提舉也舉四方為內也韋昭曰
 積土為封限良曰都會謂人皆都會於此郡
 也殷大阜盛也提封謂地之頃畝都稱也百萬言多也全趙之袷服叢臺
 方此為劣善曰鄒陽漢書曰夫全趙之時武力
 鼎士袷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也

濟白全趙謂趙國也袷服謂美人服也叢臺高
 趙王臺名也言趙雖盛比之吳郡其為劣也昌

淄之揮汗成雨曾何足稱善曰戰國策蘇秦說
 人肩相摩舉袂成幕揮汗成雨高誘曰揮振也

亦何足乃鴻舊吳作守東楚善曰蕭子顯齊
 稱盛也乃鴻舊吳作守東楚善曰蕭子顯齊

郡太守吳質魏都賦曰我太公鴻飛充豫劉琨
 勸進表曰奄有舊吳牽秀祖孫楚詩曰受茲明

命作守西疆漢書音義孟康曰舊名吳為東楚
 也向曰騫飛也東楚亦吳也謂吳經吞并楚
 故弘義讓以勗君子振平慧以字小人撫同臣

本作上德綏用中典善曰論語讖曰伯夷叔齊
 固父覽以義讓稱尚書武王曰勗哉夫子周書
 成王曰朕不知字民之道敬問伯父尚書王曰

無或敢伏小人之收箴老子曰上德不德是以

有德鍾會曰體神妙以存化者上德也周禮曰

刑平國用中典疑獄得情而弗喜善曰張湯以

倪寬為獄讞椽以古法義決疑獄論語曾子曰

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良曰哀宿訟兩讓而同歸善曰東觀漢記曰魯

其有罪伯等爭陂澤田積年州郡不決恭平理曲直各

退自相責讓濟曰宿有爭訟不決者皆沐緬

化兩讓也雖春申之大啓封疆鄧攸之緝熙氓庶

不能尚也善曰史記曰楚考烈王立以黃歇為

相號春申君請封於江東王許之因

減吳故墟以自為都也國語史伯謂鄭桓公曰

加之以德可以大啓王隱晉書曰鄧攸字伯道

為吳郡太守吳人餓死攸到表振貸臺不時聽

攸乃輒出倉米一郡蒙濟不受祿俸唯飲吳水

毛詩曰緝熙文王之典翰曰春申君黃歇封

江東十二縣鄧攸為吳郡守吳人餓乃發倉賑

貸不取俸祿唯飲吳水一郡皆濟也夏首藩要

封疆界也緝和熙養也氓庶百姓也

任重推轂善曰楚辭曰過夏首而西浮王逸注

曰夏首水口也漢書馮唐曰臣聞上

古王者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闔以內寡人制之

闔以外將軍制之向曰夏首水口名也言此

處為國家藩援之要也謂將出為荊州牧也古

之遺將而天子皆親為推車轂送之鎮荊州并

有軍袷帶中流地殷江漢善曰李尤函谷關銘

故也袷帶中流地殷江漢善曰函谷險要袷帶咽

喉尚書曰九江孔殷銑曰殷正也言荆

州以江流為之袷帶其地正當江之阻也南接

衡巫風雲之路千里善曰衡巫三江名吳都賦

衡巫二西通鄧憂鄧水陸之塗三七善曰左氏

山名傳曰鄧南

鄧人杜預曰鄧今鄧鄉縣南江水之北也鄧今
穎川邵陵縣西南有鄧城蜀都賦曰水陸所奏
齊曰鄧鄧邑名二

是惟形勝閩外莫先

善曰漢書田肯

曰秦形勝之國也史記馮唐曰上古王者遣將
也闔以內寡人制之闔以外將軍制之鄭玄禮
記注曰闔門限也苦本切 翰曰闔門限也邦
畿之內如門限之內邦畿之外如門限之外也

莫先者天 **建麾作牧明德攸在**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緬轉鄧州

下無先也 刺史周禮曰建大麾以封藩國又曰八命作牧尚書注曰文王克明德慎罰 向曰麾旗類也

以毛乃暴 **以秋陽威以夏日** 善曰孟子曰江漢

之暴凡遂曰周之秋於夏為盛陽也左氏傳曰
豐舒於夏之日趙衰趙盾執賢對曰趙衰冬

之日趙盾夏之日杜預曰夏日可畏 銑曰暴
曬 陽日也言思育下人如秋日之和人曬其

光愛其溫也其威明又如 **澤無不漸** 于蟻之

夏日之盛人皆畏其猛也 **穴靡遺** 善曰西征賦曰澤靡不漸恩無不逮戶

滿之蟻蟻之穴亦滿之 **明無不察容光之微必**

良曰漸入靡無也 照善曰孟子曰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趙岐曰

隙 **出近而被遠自己而及物** 善曰史記曰臯陶

令曰此政由近可以及遠 翰曰其政 **慧與八**

風俱翔德與五材並運 善曰聖主得賢臣頌曰

天有八風典引曰仁風翔于海表左氏傳子罕

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 向曰八風

八方風也五行水也 **遠無不懷邇無不肅** 善曰

宗勸晉王賤曰遠邑居不聞夜吠之犬牧人不

無不服邇無不肅

親晨飲之羊善曰司馬彪續漢書曰劉寵字榮祖遷會稽太守徵入為將作大匠

山陰縣民去郡數十里有若耶山中有五六老

公年皆七八十聞寵遷相率共送寵人齋百錢

寵見勞來曰父老何乃自苦遠來皆對曰山谷

鄙老生未嘗到郡縣佗時吏微發不去民間或

夜不絕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

狗不夜吠吏希至民間年老遭值聖化聞當棄

去故戮力來送寵謝之為選受一大錢故寵在

會稽號為一錢其清如是家語曰孔子為大司

寇初魯之取羊者沈猶氏常朝飲其羊以詐市

人及孔子之為政也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

也五臣注同譽表六條功最萬里善曰漢書音義曰書刺史所察有六

條察民疾若寬失職者察墨緩長吏以上居宮

政狀察姿賦為民之害及大姦猾者察犯田

四時禁者察民有孝悌廉潔行脩正茂才異等

者察吏不簿入錢穀放散者所察不得過此漢

書曰倪寬為郡內史課殿當免民恐失之輸租

雖屬不絕課更以最楊雄為益州刺史作節度

曰刺史居深門之中總萬里之統者也還居近

良曰同善注功最萬里言風化遠也

侍兼饗戎秩善曰蕭子顯齊書曰緬還為侍中領驍騎將軍

兼驍騎將軍也饗當

也戎秩謂武職也

日中領軍延康置故漢北軍中候之官也漢書

日詹事秦官掌皇太子家翰曰候府宿衛之

官也儲端任顯謂東西兩晉茲選特難此官晉

朝選人任羊琇願言而匪獲謝琰功高而後至

之特難也

善曰晉諸公瓚曰羊琇字稚舒泰山人通濟才

術與世祖同年相善謂世祖曰後富貴時見用

作領護軍太子詹事世祖即位累遷左將軍中
護軍特進何法盛晉中興書陳郡謝錄曰琰字
瑗度安少子也為輔國將軍距氏進號征虜左
僕射領詹事 銑曰晉羊琇少與武帝同年相
愛嘗謂武帝曰若得天下用我為領護軍太子
兼事武帝戲許之後武帝即位琇但為左衛將
軍不得詹事故云願言匪獲也又謝琰征羌
有功為輔國將軍領太子詹事故云後至

降二宮 五臣本 **令績斯俟**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 **升**

事 良曰言其政善之功可待成 **禁旅尊嚴主**

於此時也令善績功斯此俟待也 **器彌固** 善曰祭邕表逢碑曰乃撫京邑摠齊祭

兵也尊謂天子之命嚴謂整守其所職也主器 謂太子也納為詹事以奉太子而勤誠益固矣

禹穴神泉地埒分陝 善曰漢書曰司馬遷

禹穴西京賦曰實惟地之奧區神泉煥與曹
植書曰召公與周公受分陝之任也 翰曰此
緬出為會稽太守也禹穴會稽山自孔穴人傳
禹入此穴中舉地也其地肥沃故云神泉分陝
謂陝已東周公主之陝已西邵公主之今緬為
會稽太守其地亦可與分陝之事相校埒其美
也陝地名也 **江左以來常遞斯任** 向曰謂天子都江

也 **東渚鉅** 五臣本 **海南望秦稽** 善曰子虛賦曰

有琅邪孔臯會稽記曰秦望山在州城王南史
記曰始皇登之不望南海越絕書曰禹救水到

大越上茅山大會計吏更名茅山曰會稽 銑
曰巨大也言會稽東渚有大海也秦望山會稽山

二山 **淵藪萃萑** 相 **蒲攸在** 善曰尚書曰今商

主萃淵藪左氏傳曰子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
國多盜聚人於萑蒲之澤 良曰言會稽郡舊

多盜賊淵藪大材也胥相萃聚也昔者鄭國多盜聚人藿蒲之澤也藿蒲草也攸所也言會稽有盜亦如在貨殖之民千金比屋五臣本作室善曰漢書曰

千乘之國必有千金之貨者利有所并也濟曰言家家皆有千金之貨也郭壘之

內雲屋萬家善曰徐幹陳情詩曰踟躕雲屋下嘯歌倚華楹屋或為薨

刑政繁舛舊難詳謂高樓上及雲也一向曰言此郡多

南山羣盜未新盜皆豪富雖刑政繁倍於常而

足云多善曰漢書曰王遵為高陵令會南山羣盜備宗數百人為吏民害於是王鳳薦

遵徵為諫議大夫守京兆都尉行京兆尹事月間盜賊肅清蘇林曰備音朋銑曰漢王遵

治京兆功効日著往者南山盜賊阻山橫行劫劫良人遵為治二旬之間賊亂盡除言南山

善曰傅子曰二漢之臣爛如三辰之附長天又曰道教者昭昭然猶日月麗乎天春秋漢含葦

紀子曰九卿法河海毛詩曰滔滔江漢南國之六

幽允洽一德無爽善曰與引曰神靈日照光波

萬物仰之吉翰曰六幽天地四方也允信洽

而彌高千里不言而斯應善曰論語顏回曰仰

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又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向曰

言歸其德而自來若夫彈冠出仕之日登庸泣此應蓋不言而洽

事之年善曰漢書曰王陽與貢禹為友世稱王

帝曰疇次若時登庸又曰莅事軍麾命服之序監惟能銑曰庸用也莅臨也

督方部之數斯固國史之所詳今可得而

善本無而

字略也

善曰周禮曰建大麾以田然麾旌旗之名州將之所執也命服爵命之服也方

部四方州部也漢書武帝南置交趾北置朔方

注曰略簡也良曰軍麾以毛為之以指麾也

命謂天子之命也言天子命之以受其戎旅之

服序次序也監督謂監督軍事也方部謂官方

部統也數術也濟曰言國史具述其事此文

可略而水德方衰天命未改善曰水德謂宋也

周德雖衰天命未改太祖龍躍俟時作鎮淮

翰曰未改謂宋祚未終太祖龍躍俟時作鎮淮

泗善曰蕭子顯齊書曰宋明帝以淮南孤弱以

時舍也或躍在淵自試也孫卿子曰君子博學

深謀脩身端行以俟其時潘岳金谷會詩曰遂

歌錄曰鴈門太守行曰外行猛政內懷慈仁

武備具課民不貧移惡子姓偏著里端銜曰

同善注此云黑者蓋後人書寫之悞里端謂以

法令著於里閭也藉用也惡子賊也言緬之有

德不假致法令於被以衰矜孚以信順善曰曾

里端賊皆已誅也哀矜而勿喜良曰孚敬也南陽葦杖未足

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南陽葦杖未足

五臣本比其仁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劉寬字文

作或比其仁饒弘農人也遷南陽太守吏民

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然終不加苦韓

時雨無以豐其澤

善曰趙岐三輔決錄曰茂陵郭伋為潁川化如時雨摯虞

詩外傳孔子曰水之精為土老蒲為葦願無怪

之葦植對酒歌曰蒲鞭葦杖示有刑齊曰韓

詩外傳云老蒲為葦也葦杖即蒲鞭也後漢劉

寬為南陽太守吏人有過以蒲鞭撻之示

辱而已言此蒲鞭未可比緬之仁政也潁川

曰伋字細侯光武拜潁川太守翰曰郭伋為潁川郡守德如時雨下人利之言緬之為政雖無以豐也**公攬轡升車牧州**五臣本**典郡**善曰

後漢書曰范滂為詔使登車攬轡有澄清天下之志蔡邕橋玄碑曰牧一州典五郡也**感**

達民祗非待期月善曰論語子曰苟有用我者**老安少懷塗歌里詠**善曰論語子曰老

神也**莫不歡若親戚芬若椒蘭**善曰孫卿其德也**靡旆每反**善曰夫暴

行悲道泣攀車卧轍之戀爭塗忘遠善曰東觀漢記曰秦

彭亨國平為開陽城門候後拜潁川太守老弱攀車啼號填道又曰侯霸字君房王莽敗霸保

守臨淮更始元年遣謁者侯盛齎璽書徵霸百姓號呼哭泣遮使者或當道卧皆曰願復留霸

期年良曰麾旆旗之類也古者刺史行皆執物以行反謂去官也行悲道泣謂百姓戀也

齊曰後漢第五倫為會稽太守倫將去官百姓攀車駕啼呼又侯霸為臨淮太守帝遣使徵之百姓皆遮使車或當道卧言緬之云官人有此戀皆爭道而前以請其留忘其遠路不知疲也

去思一借之情愈又彌結善曰漢書曰何

徙京兆尹其所居亦無異名去後常見思東觀漢記曰寇恂為河南太守徵入為金吾潁川盜賊羣起車駕南征恂徙到潁川盜賊悉降百姓遮道曰頭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上乃留恂

翰曰後漢寇恂為潁川太守又拜汝南太守後潁川盜賊百姓遮天子道願陛下復借寇君一

年上許之故云一借之情愈漸也

方城漢池南顧莫重五臣本作莫過

千里善本無千里字善曰左氏傳屈完曰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北指崤潼

平塗不過七百善曰崤二崤也雍州圖經曰潼水華陰縣界伏滔正淮論曰壽春北接梁宋平塗不過七百

接嶢武關路曾不盈千善曰漢書音義應劭曰嶢山之關也李奇曰在上洛北文穎曰武關在析西王隱晉書庾翼表

名不盈千善曰魏都賦千里也蠻貊侯夷徼弔重山萬里

張謂漢書注曰徼塞也以木柵水為夷狄界也

魏郡城曰由重山之東陲濟曰陲聚徼居也

小則俘民略畜大則攻城剽邑善曰賈逵國語注曰伐國

取人曰俘漢書晁錯上兵事曰胡虜外入則小

利大入則大利攻城屠邑驅略畜產史記曰盜賊滋起大羣至數千人攻城剽邑小羣盜以百

數掠鹵鄉里方言曰略強取也翰曰蠻夷聚居時為人患俘謂生得人

也畜牛馬之類剽劫也晉宋迄今有切民患

烽鼓相望歲時不息向曰鼓烽皆所推埋穿掘

之黨阡陌成羣善曰史記曰攻剽推埋掘冢皆為財用耳徐廣曰推殺人而埋

之或謂發冢也銑曰推埋謂劫殺人而埋

埋之穿掘謂發冢而取物阡陌道路也傲法

傷吏之人曾莫禁禦良曰傲慢侮欺禦止也

累藩咸受其弊善曰賈逵國語注曰裁制也

亦不能加以戎羯善曰朱鳳

裁制也居謁窺窬伺我邊隙

晉書曰前

文選卷之六

後徙河北諸郡縣居山間謂之羯胡劉琨勸進
表曰狡寇窺窺伺國瑕隙 翰曰戎羯並夷狄
名也窺窺覘也伺我邊隙謂伺候其
邊疆也此謂後魏元氏時都洛陽也北風未起

馬首便以南向塞草未衰嚴城於焉早閉善曰魏志

臧洪荅陳琳書曰秋風揚塵陌車馬首南向李
陵與蘇武書曰涼秋九月塞外草衰抱朴子鮑

生曰人君恐姦豐之不虞故嚴城以備之戰國
策子楚謂秦王曰臣恐邊境早閉曉開也向

曰並謂秋時永明八載疆場大駭善曰吳均齊

備守邊疆八年匈奴寇向山左氏傳沈尹戌曰吳新有疆

場之駭國語曰晉師大駭楊雄集上書曰候騎
至中京師大駭 銑曰永明武帝年天子乃

號疆場界也駭驚也言羣賊所驚亂也天子乃
心北眷聽朝不怡善曰司馬遷書曰主上食不

也揚旆漢南非公莫可善曰蕭子顯齊書曰緬

九旗揚旆呂氏春秋曰漢南之國聞湯於是驅

之德歸之 齊曰揚舉也旆旌旗之屬於是驅

馬原隰卷甲遄征善曰毛詩曰驅馬悠悠又曰

揚利日夜不處曹植詩曰威令首塗仁風載路

指日遄征 翰曰遄速也威令首塗猶首

善曰李尤武功歌曰恩普洽威令行首塗猶首

路也謝承後漢書序曰徐淑戎車首路續晉陽

秋曰謝安賞袁宏為機對辯速宏為東郡安取

一扇授之聊以贈行宏應聲曰輒當奉揚仁風

慰彼黎庶毛詩曰厥聲載路 軌躅清晏車徒不

擾善曰漢書音義曰躅迹也 銑曰軌躅車

擾馬迹也清晏謂道路清肅而安擾亂也 牛

酒日至壺漿塞陌善曰韓信破趙

計不如案甲休兵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也此言燕必懼而來降獻以牛酒也晉葛伯不祀湯往征之其君子以玄黃于篚以迎其君子小人以壺漿迎其小人也言葛伯之民喜湯來征塞陌多而滿道也謂緬失義犬羊其來行征伐而人服悅亦如此也

久矣 善曰漢書名曰奏曰太尉掾應劭等議以爲鮮卑隔在漢北大羊爲羣 齊曰言夷

狄如犬 **徵賦嚴切唯利是求** 善曰左氏傳昔呂相告秦秦雖與晉

出入秦唯利是視又曰唯好是求 **首鼠疆界災** 翰曰謂後魏王欽賦百姓嚴切也

蠹彌廣 善曰漢書曰蚡謂韓安國曰與長徕共

前一劫也說文曰蠹木蟲也以喻殘 **公扇以廉** 賤則向日首鼠謂或前或後也蠹害也

風乎以誠德 銑曰扇舉也乎信也 **盡任棠置水**

之情弘郭伋待期之信 善曰東觀漢記曰龐參字仲達拜漢陽太守郡

民任棠者有奇節參到先候之棠不與言但以

觥一本水一杯置戶屏前自抱孫兒伏於戶下

參思其徵意良久曰棠是欲曉太守也水者欲

吾開門恤孤也於是歎息而還參在職果能抑

豪助弱以惠政得民司馬彪續漢書曰郭伋拜

并州牧行部西河到羨稷數百小兒各騎竹馬

逢迎伋問曰兒曹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到喜

故來迎伋謝曰辛苦諸童諸小兒復送至郭門

外問使君何日當還伋謂別駕計日告之行部

還入羨稷先期一日伋念負諸兒即止野亭須

期乃往伋重信得人心皆此類也五臣注同

金如粟而弗覩馬如羊而靡入 善曰張奐字然

明徵煌人也遷安定屬國都尉破莫鞬豪帥感

受之而召主簿於諸羌前以酒酌地曰使馬如
羊不以入廩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金馬還之
濟注同言雖賤如羊粟亦不用也而況於貴乎靡無也
用也而況於貴乎靡無也
雛雉必懷豚魚不

爽善曰東觀漢記曰魯恭為中牟令時郡國頗
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
疑其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察之恭隨行所陌
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傍傍有童兒親曰何不
捕之兒言雉方將雛親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
化迹耳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

也豎子有仁心此三異也具以狀言安周易曰
信及豚魚 翰曰雛雉謂後漢魯龔為中牟令
仁政所致言緇之仁政雛雉必懷其德也
爽差也言其有信於豚魚亦不差失也 **由是**

傾巢舉落望德如歸善曰廣雅曰落謂村居也左
如歸也 向曰蠻夷感其仁惠皆 **椎**直善壘側
傾其巢居部落望緇恩德而來也 **椎**直善壘側

首日拜門闕善曰漢書曰尉陀雖歸箕踞淮南
子曰三苗懸首 銑曰椎髻懸首
鬻夷結髮之形 **卉服滿塗夷歌成韻**善曰尚書曰島夷

歌成章范曄後漢書曰益州刺史朱輔上疏曰
白狼王唐叢等慕化歸義作詩三章 良曰蠻
夷以草為服行滿於道也各以 **禮義既敷威刑**

具舉善曰公羊傳曰既者何盡也毛萇 **疆民獷**
詩傳曰具俱也 濟曰敷布也 **疆民獷**

古 **俗反志遷情**善曰韓詩曰獷彼淮夷薛君曰
猛曰吏民謂獷比屋為賊獷古並切 翰曰疆
書曰吏民謂獷比屋為賊獷古並切 翰曰疆

歸善 **風塵不起囹圄**善曰蔡彤為
遼東太守野無風塵魏都賦曰囹圄寂
寥 向曰囹圄獄也寂寞言空虚也 **富商野次**

宿秉停菑

側眉反善曰國語叔向曰絳之富商

字稚子廣陵人除温令境內清夷商人露宿於

道毛詩曰彼有遺秉此有滯穗又曰于彼菑畝

毛萇曰田一歲曰菑銑曰次舍也野舍言不

遇盜也秉禾束也菑一歲田也言將豐熟宿積

禾束停之

於田也 蝗 蝗弗起豺虎遠跡 善曰范曄後

字叔平南陽人也遷九江太守郡多虎暴數為

民患常設檻穽而猶多傷害均到下記屬縣可

去檻穽除割課制其後傳言虎相與東渡江

後山陽楚沛多蝗其飛至九江東界者四散去

良田蝻蝗蟲之食苗者豺虎獸之害人 北狄懼

者感納仁德故不起為患遠跡避境也 威關塞謚靜

魏曰北狄謂 偵謀不敢東窺駝馬

不敢南牧 善曰偵伺也鄭玄周禮注曰謀賊反

鮮卑寇遼東蔡彤擊之虜大破不敢復關塞過

秦論曰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 翰曰偵問也

謀夷狄懼言也言夷狄恐懼相問之言不敢

有東窺之意不敢南牧謂齊在南畏齊德也 方

欲振策燕趙席卷秦代 善曰過秦論曰振長策

天下之意 向曰振舉策謀也席卷謂取

之如卷席之易也燕趙秦代並國名也 陪龍

駕於伊洛侍紫蓋於咸陽

善曰楚辭曰龍駕兮

傳玄乘輿馬賦曰紫蓋漂以連翩 銑曰龍駕

紫蓋並天子行也言將陪侍天子伐魏也洛陽

咸陽並為 而遘疾彌留歛焉大漸 善曰尚書曰

魏所都也 病日臻既彌留 良曰遘遇也彌留謂

病不去其身也大漸謂疾漸重將死也 耕夫

釋耒桑婦下 五臣本 機 善曰曹植荀侯 誅曰機

女投杼農夫輟耕也

機

文選

卷

濟曰耒耕具言耕夫桑婦感緬之仁參請門衢

惠恐其將薨皆釋去作具以相驚措

並走羣望善曰左氏傳曰乃大有事于羣望謂山川所

有祈祭之所也人皆並走往祈

祀之以求其福望緬之疾瘳也維永明九年夏

五月三十日辛酉薨春秋三十有七城府颯然

庶僚如賈善曰颯然吹木葉落兒向曰颯然

言眾官如零謂空而無人也庶眾僚官也賈零落也

落有所失也男女老幼小臨去街衢接響傳聲

不踰時而達于四境善曰潘勗荀彧碑曰男女

書曰羊祐薨於是街衢塗巷傳哭接音邑里相

達銑曰言舉國男女老幼小哭臨於街衢其聲

響相傳接而至于四遠也夷羣戎落幽遠必至

望城拊膺震動郭邑並求入奉靈觀楚藩司

而弗許良曰觀棺也藩雖鄧訓致劈面之哀羊

公深罷市之慕對而為言遠有慙德善曰范曄

鄧訓字平叔遷護烏桓校尉病卒官吏民羌胡

愛惜旦夕臨者數千人戎俗父母死恥悲泣皆

騎馬歌呼至聞訓卒莫不號咷或以刀自割又

刺殺其犬馬牛羊曰鄧使君已死我曹俱亦死

耳尚書曰惟有慙德翰曰晉羊祐為都督荆

州罷市悲號追慕無已言緬之初薨有過於此

二君故對而言之神駕東還號送踰境善曰蕭

書曰緬喪還百姓緣沂水悲泣濟曰神駕謂

喪車也東還謂自荊州還江東也吏民哭送之

出境奉觴奠以望靈仰蒼天而自訴震響成雷

也

也

也

盈塗咽水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百姓設祭於覲山鄭玄周禮注曰喪所薦饋曰奠韓

詩曰萬人顛顛仰天

告訴周易曰震動也漢中山靖王曰聚蚊成雷江衛與荀仲茂賤曰舉國

顛顛歎慕盈塗

向曰人吏申祭號哭公臨危滿道悲泣之聲哽咽如水之不通流也

審正載貽話言

善曰說文曰話會合善言也銑曰臨危謂臨終之時審正其

意不至迷亂則

楚囊之請雖善本幾而彌固善遺於話言也

尚書曰疾大漸惟幾孔安國曰幾危殆

良曰必使楚作城於郢也君子謂子囊忠矣將死不忘衛社稷幾謂危殆也謂緬忠於國雖至危殆

其情也

衛魚之心身亡而意結善曰諱詩外傳曰固也

且死謂其子曰我數言蘧伯玉之賢而不能進

彌子瑕不肖而不能退死不當居喪喪正堂殯我

於室足矣

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問君君曰死而貴之彌子瑕退之徙殯於正堂

魚言緬亦有是心雖

二宮軫慟五臣作動遐邇同哀

身亡而意惟鬱結也

二宮天子太子也謂常事二宮也軫隱也言惻隱而哀慟

追贈侍中領

領字

衛將軍給鼓吹一部謚曰昭侯時皇上納麓在辰

登庸伊始

善曰皇上明帝也尚書曰紉于大麓烈使大錄萬機之政尚書曰若時登庸

謂明帝未即位時也麓錄庸用伊惟也言

明帝納政事之辰登用惟始也謂將允副朝端兼掌屯衛

欲登用為天子先試用也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明帝初為右僕射加領衛尉晉中興書謝安石上疏曰素朝端忽焉五載漢書

曰城門校尉掌京師城門屯兵

良曰允信也

明帝初為右僕射加領衛尉故云兼掌屯衛也

明帝初為右僕射加領衛尉故云兼掌屯衛也

凶哀震感絕移時謂良久也因蓬沈疴絲留氣

翰曰蓬遇也綿留謂不絕世祖日夜憂懷備盡寬

於身也氣序謂經時也善曰世祖武帝臧榮緒晉書賀脩綫曰日夜憂

勉膳禁哭中使相望善曰東觀漢記曰樊脩至孝

吳志曰朱然寢疾孫權夜為不寢中使醫藥口食

之物相望於道世祖使勸明帝疆食止哭中使雖外順皇肯內

殷私痛獨居不御酒肉坐卧泣涕霑衣善曰毛萇

憂也東觀漢記曰齊武王以譖愆遇害上與眾會

飲食笑語如平常馮異侍從親近見上獨居不御

酒肉坐卧枕席有泣涕處異獨入叩頭寬解上意

良曰上謂明帝也皇肯謂世祖意勸諭也齊曰

御食也若此移年羸俱瘠改貌善曰爾雅曰瘠瘠也

天倫之愛振古莫儔善曰穀梁傳曰兄弟

先後天倫之倫次也毛詩曰匪今斯今振古如茲毛

自儔匹也及俯膺天眷入纂絕業善曰蕭子顯齊

廢海陵王以上入纂太祖爾雅曰纂繼也漢書司

馬遷曰惟漢接三代絕業銑曰謂即天子位也膺

當也纂繼也分命懿親台牧並建善曰尚書

太祖之業而也分命懿親台牧並建善曰尚書

叔左氏傳富辰曰兄弟雖有小忿不發懿親春秋

漢含率曰三公在天法三能周禮曰建大麾以封

命近親在於台輔及方牧之任並立對繁弱以流

涕望曲阜而含悲善曰左氏傳子魚曰周公相王

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尚書曰魯侯伯禽宅曲阜齊曰繁弱弓名謂世祖崩今對子而流涕昔黃帝升仙遺其弓而羣臣對之流涕也曲阜周公所封國名也言思昭王如望闕公而含

其改贈司徒因謚為郡王禮也惟公少而英明長而

弘潤風標秀舉清暉映世學徧書部特善玄言

道也玄言談輦悅之麗篆籀直之則善曰法言曰今之

藻也又從而繡其輦悅李軌曰輦帶險中也喻今之文字煩多非獨華藻也中帶皆文之如繡也漢書史籀音義曰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向曰輦帶也輦中也喻禮樂衣冠之美麗也篆籀皆古文之書

窮六義於懷抱究八體於毫端善曰毛詩序曰詩

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漢書八體六技韋昭曰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

隸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

之微秋儲無以競巧善曰孟子曰奕秋通國

也馬融廣成頌曰儲積山數廣思河澤博奕之事也儲謂蓄精思也奕秋天下之善奕也言王之奕思雖奕秋之儲思無以競其巧妙也

取睽之妙流睇未足

稱奇善曰周易曰茲木為派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幽通賦曰養流睇

而猿號李虎發而石開齊曰取睽射也至公以

也養由善射流睇而猿號也睇邪視也

奉上鳴謙以接下撫僚庶盡盛德之容交士林

忘公侯之貴善曰周易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尚書曰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辨亡

論曰接士盡盛德之容具志魯肅曰不失下曹從事交游士林

虛懷博納幽關

洞開

善曰鄒潤甫為諸葛穆答晉王命曰

離捷

去風騖以雲頽西征賦曰胃中豁其洞開

翰曰

道體幽微本於閑也人皆難曉而王洞然

開通

至其

宴語談笑情瀾不竭

善曰毛詩曰燕笑語兮是以有

妙理也

譽處今世說曰王大尉云郭子玄語議如懸河

寫水注而不竭

向曰其情如波瀾不可竭盡

譽滿天下德冠生民

善曰孝經曰言滿天下

詔曰

蓋德冠生民必饗不泯之榮

銑曰

冠首也言其德為生人之首也

蓋百代

五

本作

之儀表千年

梁摧奄及

善曰荀氏家傳曰荀彧德行周備名

魏舒

為相國參軍晉王特加器敬每朝會罷坐

而日送之

曰魏舒堂堂實曰人之領袖也左氏

傳曰

丘卒公誅之曰旻天不弔不慈遺一老禮

記曰

孔子早起負手曳杖逍遙於門歌曰太山

其頽乎

梁木其壞乎良曰憇惜也梁摧

謂如

屋之梁棟摧折也奄及言速及也

僑終蹇謝輿謠較相而已哉

善曰潘岳賈充誄

不相

杵史記趙良曰五殺大夫死春者不相杵

史記

以為五殺而云蹇叔未詳潘沉之旨

曰僑

謂子產也蹇謂蹇叔也終謝皆死也子產死

鄭人

輿歌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

殞之

子產而死誰其嗣之此則輿謠也秦相

僚舊均哀共戚

翰曰戚

怨天德之無厚痛棠陰

之不留

善曰周易曰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鄧

不能

令天折之人更生為善之民必壽此於民

無厚

也淮南子曰日朝發扶桑入于洛棠高誘

曰扶桑日所出落棠山日所入也向日落思

棠山名也日所入也言其光陰不復留也

所以克播遺塵敝之穹壤善曰魏都賦曰列聖之遺慶曹植露盤頌

日敝之天壤以顯元功銑曰播布穹乃刊石

天徽寄情銘頌翰曰刊刻其辭曰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善曰毛詩商頌文也翰

契契殷之先祖也商則是開金運祚始玉筐善

殷也蕭氏殷後故述也善曰

金謂殷鄒子曰五德從所不勝虞土夏木殷金

周火呂氏春秋曰有娥氏有二佚女為九成之

臺飲食以鼓命與往視之鳴若隘隘二女愛

而爭搏之覆以玉筐少選發而視之驚潰外而

比飛遂不反高誘曰帝天也天命墜降外於有

娥氏女吞之生契齊曰殷以金德王故曰金

運也有娥同善注三仁去國五曜入房善曰論

故云作始玉筐也三仁去國五曜入房善曰論

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于諫而死孔子曰殷有

三仁焉春秋元命苞曰殷紂之時五星聚房房

者蒼神之精周據而興向曰三仁同亦自其

善注房蒼神之精則周室不德而興焉

馬侯服周王善曰毛詩序曰有客微子來見祖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銑曰武王勝殷紂微子

封於宋以奉殷金德故白其馬侯服謂為諸侯

以奉周本枝派別因菜命氏善曰微子之後食

王也邑於蕭因氏焉毛

詩曰文王孫子本枝百世吳都賦曰百川派別

漢書曰楊雄之先初食菜於晉之楊因氏焉左

大心因食菜於蕭命為蕭氏焉水分流曰派也

而分流王畿二百里地曰菜其蕭氏之先蕭叔

與殷同根枝如木之生焉後乃分族如水同源

氏傳羽父曰胙之上而命之氏良曰本枝謂

而分流王畿二百里地曰菜其蕭氏之先蕭叔

大心因食菜於蕭命為蕭氏焉水分流曰派也

大心因食菜於蕭命為蕭氏焉水分流曰派也

涉徐而東義均梁徙

善曰謂徙蘭陵也王隱晉書曰徐州部東海郡蘭陵

縣班固高紀贊劉向曰戰國時劉氏自秦復於魏秦滅魏遷大梁都豐故周市說雍齒曰豐故

梁徙也頌高祖云涉魏而東遂為豐公 翰曰蕭氏本從殷涉於徐州東居於蘭陵縣則蕭氏之

地均同也漢氏隨魏從大梁移在豐居中陽里梁

地名 **自茲以降懷青地紫** 善曰解嘲曰紆青地紫朱丹其轂 向曰

懷地皆衣之也 **崇基巖巖長瀾瀾瀾** 善曰毛詩

青紫貴服飾也 **惟聖造物龍飛天步** 善曰莊子孔子曰

馬虛曰造物謂道也周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夫

人毛詩曰天步艱難之子不猗 良曰造物謂

利萬物也龍飛為升帝位天 **載鼎革有除有**

布 **布** 善曰鼎革二卦名也周易曰井道不可不革

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漢

書音義文穎曰字星名為除舊布新改易若上

也 齊曰載則也鼎革易卦也鼎者取新之義

革改也改舊之理也除 **高皇赫矣仰膺乾顧** 善

其故事以布新制也 **景** 曹府君陳實誅曰赫矣陳君毛詩曰乃眷西

顧此維與宅 翰曰赫盛也膺當乾天也 **皇蒸哉實啓洪祚** 善曰毛詩曰文王蒸哉潘岳

慶流萬國 向曰蒸 **喬嶽峻峙命世興賢** 善曰毛

君啓開洪大祚福也 **應期誕德絕後光前** 善

高維岳峻極於天維岳降神生甫及申鄭玄曰

福祚興於子孫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

間必有名世者廣雅曰 **應期誕德絕後光前** 善

命名也 銑曰喬高也

子曰臨之以莊則敬 向曰為上則哀 草木不

矜下人所不逮也莊敬恭儉禮敬也

天昆蟲得性 善曰毛詩序曰周家忠厚仁及草

木又曰民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

昆蟲焉 銑曰草木不以時不伐之禽 我有芳

獸不以時不殺之故不天而得性也

蘭民胥攸詠 善曰芳蘭即上芳若椒蘭也 良

也言人歌謠所 曰芳蘭喻其德盛馨香胥相攸所

以詠其德也 **羣夷蠢蠢巖別嶂分** 善曰爾雅

向曰蠢蠢動鬼巖嶂山也 **傾山盡落其從如雲**

善曰毛詩曰齊子歸止其從如雲 濟曰落謂

蠻夷所聚居處也言其皆歸緬德傾盡山居而

來其徒相從 **挈妻荷子負戴成羣** 善曰莊子邠

如雲之多也 **挈妻荷子負戴成羣** 人謂邠王曰

挈吾妻子以從王乎此又曰石戶之農夫負妻

戴子入海也 銑曰挈維也負戴謂負擔生資

之物而來成 **迴首請吏曾何足云** 善曰封禪書

羣言人多也 **迴首請吏曾何足云** 善曰封禪書

迴首面內漢書曰叩竿之君長聞南夷與漢通

請吏比南夷 翰曰漢朝南夷及叩竿之君長

皆迴首請吏比之於齊則漢何足可云 **昔聞天**

也迴首請吏謂願歸帝命以為臣也 **昔聞天**

道仁罔不遂 善曰老子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遂於命者也 良曰 **彼蒼如何興山止簣** 善曰

罔無也遂猶輔也 向曰彼蒼天也興山止簣謂

田彼蒼者天殲我良人論語曰譬如為山雖覆

一簣進吾往也 向曰彼蒼天也興山止簣謂

起土為山而未成少一簣之土而止作也言緬

有闢國成務之志未遂而死亦如興山止於一

簣也簣 **四牡方馳六龍頓轡** 善曰毛詩曰駕彼

四牡四牡項領頓

轡喻死也楚辭曰貫鴻濛以東竭兮維六龍於

扶桑王逸注曰結我車轡於扶桑以留日行幸

示

示

示

得延年壽也頓繪舍也翰曰四牡謂駟馬也

言將乘駟馬之駕為國家馳使四方安靜人難

而日御下駐頓下其戀光陰斯民曷仰邦國殄

已沒謂緬死矣六龍日御也

瘁善曰毛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向日緬

既死矣此下人所仰一殄盡瘁病也言邦

國之人盡齊噴晏平行哭禮善曰晏子曰齊

如病也

子死公繁駟石馳自以為為之下車而趨知不如

車之駛則又乘之耳至國而下而趨至則伏尸

而哭曰百姓誰復告我惡也趙徂昌國列邦

銑曰晏子名平仲故云晏下也

揮涕善曰史記曰樂毅為燕伐齊破之封樂毅

於昌國昭王卒葬處王疑毅殺殷降趙號曰

望諸君而卒於趙潘岳太宰魯公碑曰趙喪望諸

列國同傷家語敬姜曰無傷涕涕以手揮之也

齊曰樂毅卒於趙列國

聞之皆悲泣揮涕也

况我君斯皇之介弟善

左氏傳伯州犂謂皇頤曰夫子為王于國寡若

之貴介弟也良曰君斯猶此君也此君謂緬

也皇謂明帝哀感徒庶慟興雲陛善曰左思七

也介大也

之廣柔建雲陛之崖峩爾曰徒庶下人也雲

陛天子殿階也不言天子而云陛者不指斥言

也亦言階毀留擠川汎歸軸善曰禮記曰君殯

也下也

玄曰擠猶叢也殯君棺以籠輜叢不題奏象樽

儀禮曰遷于祖用軸鄭玄曰軸輿也向曰擠

謂堂中權殯之名也其毀者謂啓發其殯將歸

于國也留謂留其殯處餘跡也川汎歸軸謂船

載其板以歸也以競羞野奠爭攀去轂銑曰言

船比車故云軸也

競進於野以申奠祭之禮

爭攀去轂謂船去而攀留

遵渚號追臨渡望哭

善曰毛詩曰鴻飛遵渚

後漢書曰祭遵喪

至河南車駕臨之望哭哀慟

濟曰循其洲渚

號泣而追送之也善曰楚辭曰無絕終古惟蘭與菊春蘭兮秋菊

長無絕兮終古良曰蘭菊皆草名也喻人德如此物之香不絕至于終古也塗由帝

渚朱軒靡駕善曰楚辭曰帝子降兮北渚尚書

翰曰帝渚謂湘江也帝堯之女娥皇女英沒於

此故云緬極路由此水而過也言平生朱車之

榮今則東首塋園即宮長夜善曰廣雅曰首向

無此駕日塋冢田也禮記曰孔悝鼎銘曰即宮于宗周

李陵詩曰嚴父潛長夜慈母去中堂向曰東

首謂向東葬也即就也逝川無待黃金難化善

論語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史記少君言上曰

祠竈則致物而用砂可為黃金黃金成以為飲

食器則益壽銑曰待猶停也黃金難可化為

神州以致神仙長生也言逝者如川不停又不

能化金以為長鐘石徒刊芳猷永謝善曰吳越

生故至死也謂越王曰君王德可以刻之金石王逸楚辭注

曰謝去也翰曰百官有德者刻之於石言已

死矣徒為之也永長謝

去也鐘即金也刊刻也

墓誌善曰吳均齊春秋王儉曰石誌不出

禮典起宋元嘉顏延之為王琳石誌

劉先生夫人墓誌一首善曰蕭子顯齊

書曰太祖為劉獻取王氏女璣卒天監元年下詔為

璣立碑號曰貞簡先生王僧儒劉氏

任彦升

既稱萊婦亦曰鴻妻復有令德一與之齊善曰

列女

善曰

傳曰老萊子逃世耕於蒙山之陽或言之楚王
 楚王遂駕車至老萊之門楚王曰守國之孤願
 變先生老萊曰諾妻曰妾聞之居亂世為人
 制此能免於患乎妾不能為人制者投其
 而去老萊乃隨之又曰梁鴻妻者同郡孟氏
 女也德行甚脩鴻納之共避逃霸陵山中後復
 相將至會稽賃舂為事雖雜傭保之中妻每進
 食常舉案齊眉不敢正視以禮脩身所在敬而
 慕之曹植王仲宣誄曰既有令德材技廣宣禮
 記曰信婦德也一與之齊終身不改 銑曰老
 萊子婦梁鴻妻並古之賢婦人也言 實佐君子
 夫人復有善德一與二婦人齊德也
簪蒿杖藜 善曰毛詩序曰又當輔佐君子求賢
 君非隗囂不降志辱身至簪蒿席草不食其粟
 莊子曰子貢見原憲憲杖藜應門 翰曰簪
 首飾也以蒿為簪以藜為杖也 欣欣負載在冀之哇 善曰
 為杖儉也藜蒿類也 欣欣負載在冀之哇 漢書

曰朱買臣常刈樵其妻亦負載相隨哇音攜
 良曰言夫妻相與負載營業之物以相隨也曰
 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 居室有行亟聞
 相待如賓冀地名畦田隴也 居室有行亟聞
 五臣本 義讓 善曰言初居室及於有行俱聞義
 作問 義讓 善曰言初居室及於有行俱聞義
 不教吾以居室之行毛詩曰女工有行左氏
 傳趙襄曰臣亟聞其言矣 濟曰亟數也 稟
訓丹陽弘風丞相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嶽晉丹
 氏承用遵之後也 向曰稟受也晉丹陽尹劉
 恢是嶽六代祖也故嶽稟受其訓焉晉丞相王
 遵是大人先祖也 籍甚二門風流遠尚 善曰漢書
 故弘其風教也 籍甚二門風流遠尚 善曰漢書
 漢庭公卿間名聲籍甚習鑿齒晉陽秋曰王夷
 甫樂廣俱宅心事外言風流者稱王樂焉 銑
 曰二門謂 肇允才淑闡德斯諒 善曰毛詩曰肇
 劉王也 肇允才淑闡德斯諒 善曰毛詩曰肇

蜀寇叔女禮記曰內言不出於閫鄭玄曰閫門

限也毛萇詩傳曰諒信也翰曰肇始也允信

也叔美也諒善也言夫人始信才美之盛而閫

內之德此為善也禮云內言不出於閫閫門限

也蕪沒鄭鄉寂寥楊冢善曰范曄後漢書曰鄭

相孔融深敬玄從履造門告高密縣為玄特立

一鄉曰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皆異賢冠之意

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七略曰楊雄卒弟子

侯芭負土作墳號曰玄冢良曰孔融為北海

相為鄭玄特立一鄉號曰鄭公鄉揚雄卒其弟

子為其起冢故云揚冢蕪沒寂寥言人死而荒

涼也言劉先生之參差孔樹毫末成拱善曰皇

德如鄭楊二君冢墓誌注曰孔子冢在魯城北泗水南冢塋中

冢以百數皆異種人傳言孔子弟子異國人各

持其國樹來種之其樹柞枌雜離五味礪擅之

樹魯人莫之識者子曰合抱之木生於毫末公

羊傳曰泰伯謂蹇叔曰爾之年老家上之木拱

矣濟曰拱合手也參差木不齊兒謂先生卒

而墓樹已暫荒挺長高幽隴善曰蕭子顯齊

合拱也今云合葬蓋殯卒之後王氏宗合之向曰言

六臣註文選卷第五十九

六臣註

卷五十九

矣荒挺墓中夫貴妻尊匪爵而重善曰喪服傳

道也高開也妻貴於室潘岳夏侯湛誄曰惟爾之存匪爵而

費翰曰其夫以道德見貴於時其妻亦因道

德而尊非為爵

祿重也匪非也

竊重也... 謝而... 賈... 妻... 夫... 夫人... 合... 而... 矣... 子...

六臣註文選卷第六十

梁昭明太子蕭統撰

唐李善 呂延濟 劉良 張銑 李周翰 呂何註

行狀

齊竟陵文宣王行狀一首 良曰述其德行之狀

祖太祖高皇帝

父世祖武皇帝

任彥升

南徐州南蘭陵郡縣都鄉中都里蕭公年三

十五行狀

公道亞生知照隣幾庶

五臣本作庶幾 論語孔子曰生而知之

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傳季友脩張良廟教曰道亞黃中照隣殆庶 何曰亞次也言道次於生知之性也照明隣近也言明近於庶幾之道也 孝始人倫忠為令德

公實體

五臣本作禮

之非毀譽所至

善曰毛詩序曰成孝敬厚人倫

左氏傳君子曰忠為令德論語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如有所譽高誘呂氏春秋注曰體行也莊子曰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 銑曰非人言辭所能毀譽以至於此

天才博瞻學綜該明

善曰郭子曰孫子荆上品狀王武子曰天才英博亮

拔不羣潘岳任府君畫讚曰學綜羣籍智周萬物 濟曰綜理該通也 至若

乃曲臺之禮九師之易

善曰十略曰宣皇帝時行射禮博士后倉為之

辭至今記之曰曲臺記又曰易傳淮南九師道訓者淮南王安所造也漢書音義曰淮南王安聘明易者九人號九師說 翰曰曲臺行射禮之所也漢淮南王安者有明易者九人號九師也

樂分龍趙詩析

齊韓

善曰漢書曰雅琴趙氏七篇名定勅海人

宣帝時丞相魏相所表又曰雅琴龍氏九十九篇名德梁人也又曰詩魯齊韓三家應劭曰申公作魯詩韓嬰作韓詩臣讚曰韓固作齊詩也

家作詩而陳農所未究河間所未

善曰漢書曰成帝時

能析理也 以善頗散亡使諸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又曰河間獻王德從人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留其真亦金帛賜以招之由是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獻獻王者故得書多與漢朝等 何曰言竟

陵王及其所未窮盡者未有一於此罔不兼綜

者歟善曰謝承後漢書曰劉靚方策所載靡不

者無不兼昔沛獻訪對於雲臺東平齊聲於楊

史善曰東觀漢記曰沛獻王輔永平五年秋京

陽封林占之其繇曰蟻封穴戶大雨將集明日

大雨上即以詔書輔曰道豈有是邪輔上書

曰案易卦震之蹇蟻封穴戶大雨將集艮下坎

上艮為山坎為水出雲為雨蟻穴居而知雨將

雲雨蟻封穴者故以蟻為典文詔報曰善哉王

次序之又曰上以所自作光武皇帝本紀示東

平獻王蒼蒼因上世祖受命典頌上甚善之

以問校書郎此與誰等皆言類相如楊雄前代

史岑比之銑曰漢明帝時大旱御雲臺之上

筮得蹇卦帝不解以問沛獻王輔輔上書上蹇

者坎上艮下此山有承水雨即至矣舉如其

又東平王蒼上書天子甚善之以問左右賢臣

如楊雄史岑也淮南取貴於食時陳思見稱於

七步方斯茂如也善曰漢書曰淮南王安上使

世說曰魏文帝令陳思王七步成詩詩曰其在

竈下然豆居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良曰漢淮南王安好書天子使為雜騷傳朝受

詔至食時進之魏陳思王植有奇才文帝令作

詩七步而成比之初沈攸之跋扈上流稱亂陝

於王彼則蔑如也善曰沈攸之字仲達為荊州刺

服善曰沈約宋書曰沈攸之帥武義至夏口反毛詩傳

曰無然畔援猶跋扈也西京賦曰雖行跋扈尚

書曰非台小子敢行稱亂蔡緒晉書曰武陵

文選卷之

三

與語使就伎人列瑀善解音能鼓琴遂撫弦而
歌因造歌曲曰奔奔天門開大魏應期運青蓋
巡九州在西東人怨士為知己死女為悅已玩
恩義苟落暢他人焉能亂為曲既捷音聲殊妙
當時冠坐太祖大悅署為記室何法盛晉中興
書曰王承字安期司空東海王越以為記室參
軍雅相敬重勅于毗曰夫學之所益者淺體之
所安者深開習禮度不如式瞻儀形諷味遺言
不如親承音旨王參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史
記張釋之曰秦任刀筆之史齊曰言其有大
才故刀筆不足以宣其功蓋以為技也風
儀體氣所以大益於人倫也銑同善注
除邵
陵王友又為安南邵陵王長史東夏形勝關河
重複善曰尚書王曰爰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
漢書田肯曰秦形勝之國也韓康伯王述
碑曰遠遷會稽太守此蓋關河之重複決
決大邦銑曰東夏會稽郡也復阻也選衆

而舉敦說斯在善曰論語子夏曰舜有天下選
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左氏
傳曰昔蒐於被廬謀元帥趙衰曰卻縠可臣承
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居其試之良曰
選於衆官舉之為會稽太守重德
悅才其在於竟陵王也敦重也除使持節都
督會稽東陽臨海永嘉新安五郡諸軍事輔國
將軍會稽太守太祖受命廣樹藩屏善曰左氏
傳富辰曰
昔周公故封建親戚以藩屏周室齊曰太祖
高皇帝受宋順帝禪位而為天子也廣樹藩屏
謂封子弟公以高昭昭
為諸侯王武穆惟戚惟賢善曰西
漢書韋
玄成曰父為昭于為穆孫復為昭也音翻漢書
文帝詔曰左賢右戚何曰竟陵王於高祖為
昭於武帝為穆惟辭也戚封聞喜縣開國公食
親也言其為昭穆親賢也

邑千戶又以奏課連最進號冠軍將軍善曰漢

寬為農都尉大司農奏課連最韋昭曰連最得

第一也銑曰言其為太守奏功課與諸郡相

連而比其考為第一故越人之巫覩正風而化

日連最也范曄後漢書曰第五倫字伯魚京兆人

俗也拜會稽太守會稽俗多淫祀好卜筮民常

以牛祭神百姓財產以之困匱倫到官移書屬

縣曉告百姓其淫祀有依託鬼神詐怖愚民皆

棄論之有妄屠吏輒行罰於後遂斷絕百姓以

鬼神而竟陵王理之都篁竹之曾感義讓而失

邑正風而人俗化也漢書淮南王上書曰臣聞越處谿谷之

險善曰漢書淮南王上書曰臣聞越處谿谷之

良曰越南之俗處於谿谷篁竹之中常恃其險

而竟陵王理之其酋長之徒皆感義

奔其險阻以歸其德五臣本作

也竹叢曰篁失奔也邪叟忘其西具於西景

龍丘狹其東皐善曰華嶠漢書曰劉寵

太守微為將作大匠山陰有五

六老叟自若邪山谷出送寵曰聞當見弃故自

扶來送潘安仁楊經誅云日吳景西望于朝陰

范曄後漢書曰任延字長孫南陽人拜會稽郡

尉年十九吳有龍丘長者隱居志不降辱四輔

三公連辟不到掾史白請召之延曰龍丘先生

躬德履義有原憲伯夷之節都尉洒掃其門猶

懼辱焉召之不可使功曹奉謁修書記政醫藥

吏使相望於道積一歲養乃乘輦詣府門頭得

先施備錄曰劉讓再三遂署義曹祭酒沈籍奏

若曰耕田之稅向曰邪謂

大匠有怨者大人出自若邪谿人齋自錢送

寵皆戀寵德義忘夕而不反西景謂日夕也言

說慕德化而德其耕農故出仕也東皐則耕農

之所會武穆皇后崩公星言奔波泣血十里

善也蕭子顯齊書曰武穆裴皇后諱惠昭河東人父

璣之後生子良禮記曰惟父母之喪見星而行

夜見星而舍毛詩曰星言夙駕仲長子昌言曰

救患赴急跋涉奔波者憂樂之盡也禮記曰高

子以爲難銑曰星言早行侵星也

水漿不入於口者至自禹穴

善曰禮記曾子謂於口七日漢書曰司馬遷南遊江淮上

會稽探禹穴齊曰禹穴在會稽山言其從會

稽而至於部

也逮衣裳外除心哀內疚

善曰禮記已竟哀不忘也稽康幽憤詩曰心焉內

疚爾雅曰疚病也翰曰逮及也疚病也謂除

脫衰服也禮屈於厭

甲降事迫於權奪善曰禮記曰有

而無服也

禮記曰有公乎於其妻之父母鄭玄曰凡公子厭於君降

其私親女君之子不降也晉起居注宋公表曰

情由權奪也良曰禮父在母喪服期爲尊在

屈厭而降之事理又迫於權宜而奪哀情使入

仕也謂將授而茹感肌膚沈痛瘡距

善曰廣雅征虜將軍也

禮記曰創鉅者其曰父痛甚者其愈遲二年者

稱情而立文所以爲至痛極向曰言茹如食憂

苦損其肌膚沈於痛毒如故知鐘鼓非樂云之

瘡痛之至傷感憂本綜羸非隆

五臣本殺所之要

善曰論語子曰本綜羸非隆

作降云乎哉馬融曰樂之所貴者移風易俗也非謂

鐘鼓而已左氏傳曰齊晏相子卒晏嬰羸衰斬

服苦枕草孫卿子功以爲殺鄭玄禮記注曰有

二年以爲隆禮莊子曰本在於上末在於下

隆有殺進退如禮臣鐘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

要在於主詳在於

臣鐘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

要在於主詳在於

臣鐘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

要在於主詳在於

臣鐘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

要在於主詳在於

承哭泣練經隆殺之服哀之末翰曰樂之與

禮本要在於中情豈以鐘鼓之聲練麤之服升

降以為禮樂改授征虜將軍丹陽尹良家入徙

戚里內屬政非一軌俗備五方善曰三輔黃圖

徙良家五千戶居於陵漢書萬石君傳曰徙其

家長安中戚里以姊為美人故也漢書秦地五

方雜錯良曰漢宣帝為杜陵徙良家五千戶

居於陵天子有親相者居之名曰戚里言齊亦

倣漢有此事內屬當族親也言政公內樹寬明

非一法使風俗必備五方作則也

外施五臣本簡惠善曰馮衍說鮑永曰幸蒙危

晉書曰吳隱之為晉神臯載穆轂下以清善曰

陵太守布政簡惠神臯載穆轂下以清善曰

賦曰寔惟地之與區神臯載穆轂下以清善曰

宣為御史中丞執憲轂下胡廣漢官解故注曰

轂下喻在輦轂之下京城之中也范曄後漢書

曰楊璉為零陵太守郡境以清翰曰神臯良

田也謂都畿之內也載事也穆和也言都畿之

內政事以和輦轂之下其化之清也轂下帝都

也武帝五臣本嗣位進封竟陵郡王食邑如干

戶濟曰如干戶猶若干也復授使持節都督南

徐兗二州諸軍事鎮北將軍南徐州刺史翰曰

有後魏在兗州齊在江南北地皆非其所有志

思北十載別置徐兗等州以為南州也

遷使持節都督南兗徐北兗青冀五州諸

軍事征兗州南兗州刺史翰曰兗青冀並在

也善曰漢書武帝詔曰兗徐接壤素漸河潤淮南衡曰兩國接壤

也

也

東觀漢記曰拜郭伋潁川太守召見辭謁帝勞之曰賢能太守去帝城不遠河潤九里與京師并蒙福也何未及下車仁聲先洽善曰漢書曰素本漸及也

定襄太守其下車作威吏民竦息銑曰下車謂初至也洽徧也玉關靖柝北

門寢扃善曰漢書曰龍勒有玉門關周禮曰凡軍亭聚櫟鄭玄曰擊櫟兩木相敲行夜

特也櫟與柝同史記曰齊威王曰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樊人祭北門裴駙曰齊之北門

說文曰柝外關門之關濟曰玉關塞門關名也柝謂夜擊守更木也此言後魏在北故北之

匈奴玉關也靖柝謂疆界無守備也北門謂潤州為國之北門也寢扃謂除其關守也朝

旨以董司岳牧敷興邦教善曰晉起居注宋公引罰孔安國尚書傳曰董督也潘岳關中詩曰岳牧慮殊禮記司徒明七教以興民德尚書曰

司徒掌邦教翰曰朝旨天子意也董正也司主也岳牧太守也敷布興起邦國也言天子之意以正百官之主司者以太守之

任為重將布起國家之政教也方任雖重此

此為輕善曰山濤啓事曰方任雖重此為輕銑曰方任謂太守也言太守雖重此

司徒侍中之職徵護軍將軍兼司徒侍中如故

太守為輕也又授車騎將軍兼司徒侍中如故

中又如故長曰謂前兼司徒今即上穆三能五

本作下敷五典善曰漢書曰三能色齊若臣和蘇林曰能音台尚書帝曰契汝

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又曰五典克從孔安國

曰五典五常之教銑曰穆和也三台星名主

三公位也三台星色齊則君臣和也敷布也五典五常之教父義母慈兄弟恭于孝也

闡玄闡以闡化寢鳴鐘以體國

善曰玄謂道也太玄經曰玄門

混沌難知孫放數詩曰一往縱神懷矯跡步玄

闡范曄後漢書曰栢榮為五更贊曰待問應若

鳴鐘天子化也謂其雖貴而息其擊鍾鼎食之

闡揚天子化也謂其雖貴而息其擊鍾鼎食之

盛以尚節儉之道以體

國家之理也寢息也

善曰禮記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

國之臣司徒故曰中教

向曰翼佐也亮猶行

也緝和也熙廣也言佐天子行其

孝理使天下太和廣布中平之教

奪金恥訟蹊

田自嘿

善曰呂氏春秋曰齊人有欲得金者清

奪之吏捕而束縛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

金何故對吏曰殊不見人徒見金耳左氏傳申

叔時謂楚子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以

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以重矣

銑曰言

竟陵王執政人皆不為爭訟蓋德化之所及也

有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得奪牛之罪重

於蹊田之罪也言今蹊過於田者乃懷其義讓

亦嘿然不相爭奪矣蹊道也言牛行於田以成

道不彫其朴用晦其明聲化之有倫繫公是賴

也

善曰呂氏春秋曰賢不肖各反其質行其情不

彫其素高誘曰素樸也周易曰明入地中明夷

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王弼曰藏明於內乃得

明潘元茂九錫文曰故周室之不壞繫二國是

賴

其內則明也倫次也繫發語之聲也繫公是賴

謂政理賴

得此公也

善本作

人範

善曰禮記曰有虞氏養國老於上

師字

皆學名也毛詩曰儀彤文王泰山松後漢書曰

李膺風格儀彤皆可師範尚書曰夔命汝典樂

教胄于周禮師氏掌以徽詔王以三德教國子

法言曰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也

尚曰謂欲以為國子祭酒也庠序國學也肇始

也胄子也謂百官之子皆學於中也故曰國子

也師氏周官掌教國子也允信範法也言以本

師氏之選信歸於竟陵王以為合法則也

官領國子祭酒固辭不拜八座初啓以公補尚

書令善曰陳壽魏志評曰八座尚書即古六卿

尚書古為八座尚書銑式是敷奏百揆時序

善曰尚書曰敷奏以言又曰納于百揆百揆時

教王隱晉書詔曰今之尚書令皆古之百揆之

任也良曰式用也言用是忠良之德敷

奏天庭則百事於是有序也

夫國

家之道互為公私君親之義遞為隱犯善曰事

而無犯事若有犯而無隱有諫諍之義隱謂不

稱揚其過犯謂犯顏色而諫也五臣注同

公二極一致愛敬同歸善曰國語樂共子曰成

一父母生之師教之君食之生非食不長非教

不智生之族也故一事之唯其所在則致死矣

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

事君而敬同向曰公謂竟陵王也二極謂君

親也一致謂忠孝同為一

亮誠盡規謀猷弘遠

也愛敬之道同歸君親也

矣善曰國語召康公曰天子聽政近臣盡規

中興書冊陶侃曰公經德秉哲謀猷弘遠

齊曰亮信猷又授使持節都督揚州諸軍事揚

州刺史本官悉如故舊惟淮海今則神牧善曰

日淮海惟揚州地里耆曰崑崙東南地方五千

里名曰神州銑曰揚州近淮海二水神牧謂

文選下

七

竟陵王治之如神明矣牧即刺史也編戶殷阜五臣本作珉俗滋繁

善曰漢書呂后曰諸將故與帝為編戶良曰編戶萌俗皆百姓也殷眾阜盛也滋繁言多也

不言之化若門到戶說矣善曰周易曰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孝經曰

君子之教以孝非家至而日見之鄭玄曰非門到戶至而日見也楚辭曰眾不可戶說兮孰云

察余之中情頃之解尚書令改授中書監餘悉如故

獻納樞機絲綸允善曰兩都賦序曰日月獻

機禮記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翰曰樞機言語也絲綸天子之言也允信緝和也武皇

晏駕寄深負圖善曰應劭風俗通曰宮車晏駕

事有不可知者有不可奈何者一日宮車晏駕是事不可知也君雖恨於臣是無可奈何謂秦

昭王以天下終也昔周康王一旦晏起侍人以

為深刺天子當夜寢早作身省萬機如今崩殞則為晏駕矣家語孔子觀於明堂觀四門之楹

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負斧戾南面以朝諸侯之圖焉向曰晏駕謂天子崩寄深負圖謂授公

命輔少帝也負圖者負託帝圖以朝百辟也公仰惟國典僥遵遺託俯擗天倫踊絕于地居處

之節復如居武穆之憂善曰穀梁傳曰兄弟天倫也何休曰兄弟後

天之倫次也禮記曰婦人擊心爵踴鄭玄曰爵踴足不絕地也濟曰擗撫心哭也天倫兄弟

也言撫心哭其兄弟號踊隕絕于地也銑曰居喪之節如前武穆皇后之憂水漿不入口而

哀心聖主嗣興地居且奠善曰蕭子顯齊書曰

子長子世祖崩太孫即位良曰鬱林王昭業文惠太子長子武帝崩太孫即位故云嗣興地

居旦爽謂如周公有詔策授太傅領

司徒餘悉如故坐而論道動以觀德善曰周禮

道謂之三公禮記曰樂行而民向方可以觀德

敬之故坐而論道與百官異也地尊禮絕親賢

莫貳善曰晉中興書恭帝詔曰大司馬地隆任

賢褒功表德向曰位居尊重之地與百又詔

加公入朝不趨讚拜不名劔履上殿銑曰天子

有詔使入天子之朝不趨走讚言也不名謂不

稱名百官皆不得帶劔履上殿而竟陵一人天

子獨許之蕭傳之賢曹馬之親兼之者公也五

敬之甚也本傳善曰漢書曰上賜蕭何帶劔履上殿

入朝不趨又曰上欲自行擊陳豨周綜泣曰始

秦攻破天下未曾自行今上帝自行是無人可

使者乎上以為愛我賜入殿門不趨而綜與傳

寬同傳寬無不趨之言疑任公誤也魏志曰曹

真字子丹太祖族子也明帝即位遷大司馬賜

劔履上殿入朝不趨晉公卿禮秩曰汝南王亮

秦王東吳王晏梁王彤皆劔履上殿入朝不趨

齊曰蕭傳謂蕭何傳說也曹真魏太祖族子也

明帝即位遷大司馬入朝不趨司馬宣王得乘

輿上殿今言竟陵賢則如蕭傳復以申威重道

親則如曹司二者公實兼之進督南徐州諸軍

增崇德統良曰統紀也言更進督南徐州諸軍

事餘悉如故並表疏累上身沒讓存善曰王隱

帝贈羊祐詔曰身沒讓存遺言益厲翰曰武

疏表也身死而讓辭不已謂讓徐州諸軍事天

文選卷之六

文選卷之六

不熬魚遺梁岳頽峻善曰左氏傳曰孔丘卒公

老禮記曰孔子蚤作負手曳杖逍遙於門歌曰

太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其年某月日薨

春秋三十有五詔給溫明秘器歛以衮章備九

命之禮遣大鴻臚監護喪事朝夕奠祭太官供

給禮也善曰漢書曰大將軍霍光薨賜東園溫

一端悉畫懸鐘其中置尸上歛并蓋之周禮曰

三公自衮冕而下又曰上公九命向曰溫明

秘器皆凶器也衮章龍服也九命謂一命受徽

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受則六命

錫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言將備此

禮也銑曰大鴻臚官名也監謂監葬事也

劫也太官故以慟極津門感充長樂善曰東觀

掌食之官故以慟極津門感充長樂漢記曰東

海王疆薨上發魯相所上檄下牀伏也舉聲盡

哀至長樂宮白太后因出幸津門亭發喪向

豈徒春人不相傾壘罷肆而已哉善曰史記

商鞅曰五叛大夫死秦國男女莫不流涕童子

不謂謠春者不相杵劉緇聖賢本紀曰子產治

鄭二十年卒國人哭于巷商賈哭于市農夫哭

于野五臣注同翰曰相春人送杵聲也壘

郊野也乃下詔曰褒崇庸德前王之令典追遠

尊戚公情之所隆善曰禮記曰禮樂之情同故

因迷也齊曰庸功也前王謂古先帝王之善

法也追遠亡者尊其親戚蓋因情所感也令善

典法公故使持節都督揚州諸軍中書監大

因也

傳領司徒揚州刺史竟陵王新除進督南徐州良

謂督察諸軍之事體睿履正神監五臣本作鑒淵邈道五臣

首冠民宗具瞻惟允善曰毛詩曰民具爾瞻

正道也淵深邈遠也向曰首冠謂道德高也

民宗謂天下所尊仰也具瞻望其美可謂當矣

允當也善曰毛詩曰張仲孝肇自弱齡孝友光備善曰毛詩曰

克宣善曰台曜及五教並已見上注翰曰贊

良曰變理也台曜三台星光也主三教善曰敷奏以言晉中興書謝

百揆惟穆善曰尚書曰敷奏以言晉中興書謝

曰百揆時敘濟寄重先顧任均負圖善曰先

命也尚書曰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相康王作

顧命家語孔子觀於明堂視四門之墉有周公

相成王抱之負斧宸南面以朝諸侯之圖焉

翰曰謂先帝顧命輔少君也漢武帝畫周公輔

成王圖以喻霍光令相昭帝故諒以齊徽二南

竟陵之奉顧命任與此同也

同規往哲善曰毛詩序曰關雎麟趾之化王者

諸侯之風也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

王化之基向曰諒信徽美也二南謂周公召

公也往哲則二南也謂周方憑保祐永翼雍熙

善曰東京賦曰上下共其雍熙銑曰保安祐

福冀佐雍和熙廣也言國家欲憑竟陵之德安

福社稷長佐天下致天不慙魚遺奄見薨落善

文選卷之六十五

左氏傳曰孔子卒公誅之旻天不吊不憇遺一
老方言曰奄遽也尚書曰帝乃殂落良曰憇

且也薨也哀慕抽割震動于厥心今先遠戒期龜

謀襲吉善曰禮記曰喪事先遠曰尚書曰謀及

一習吉襲與習通濟曰先遠戒期謂也茂崇嘉

制式弘風猷向曰式可追崇假黃鉞善曰尚書

黃鉞孔安國曰鉞以黃金飾斧翰曰假之以

名非真得也黃鉞以金飾斧天子賜諸侯乃得

專征也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宰領大將軍揚

州牧綠綬麗綬具九錫服命之禮善曰魏晉官

相綠綬綬范曄後漢書曰曹操自為魏公加九

錫朱戶七錫弓矢八錫鉞鉞九錫鉅鬯謂之九

錫也銑曰綬綵也綬丞相之服飾也九錫

日車馬二日衣服三日樂則四日朱戶五日納

陛六日虎賁七日斧鉞八日弓矢九日鉅鬯也

錫賜也古者諸侯有大功必有此賜以示重賢

也使持節中書監王如故給九旒鑾輅善曰甘

日將車九乘禮記曰東鑾輅駕蒼龍黃屋左纛

輅音路濟曰九旒旗也鑾輅車也黃屋左纛

徒溫溫車涼車善曰漢書曰紀信乘王車黃屋

到車輿蓋纛纛毛羽幢在乘輿衡左方上注之纛

音導漢書曰載霍光尸以輜輳車文穎曰如今

喪輅車良曰此上皆天子服用之具以給之

者示親重也黃屋者以黃繒為車蓋也左纛以

子儲季令行禁止

善曰文子曰夫抱順效誠者令行禁止 銑曰竟陵王武

帝子故曰帝子皇太子弟故曰儲季

國網天憲實諸掌握

善曰范曄後漢

書劉陶曰今權官手握王爵口含天憲淮南子曰執節於掌握之間 良曰真致也

未嘗

鞠人於輕刑錮人於重議

善曰東觀漢記曰袁安為尹十餘年政令

公平未嘗以賊非鞠人常嘆曰凡士之學高欲望宰相下及牧守錮人於聖代尹不忍為也

向曰鞠問也錮執也言人有輕刑者寬而人有

不及內恕諸已非意相干每為理屈

善曰晉中興書曰衛玠常以人有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任

天下之重體生民之俊

善曰孟子曰伊尹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如此

遺 翰曰以辭非屈之則非意不能相干也

任

東觀漢記郵憚曰天生俊士以為民也

華衮與緼緒 張同歸山藻

與蓬茨俱逸

善曰潘岳密陵侯鄭公碑曰公雖違華衮猶朱其紱韓詩子路曰曾

子褐衣緼緒未嘗完論語曰臧文仲山節藻稅包咸曰節者柄刻鏤為山稅者梁上楹畫以藻

文聖主得賢臣 頌曰長於蓬茨之下 銑曰言

齊其貴賤好惡也華衮三公服也緼緒貧賤服也山藻華屋也蓬茨

良田廣宅符仲長之

草屋也逸樂也俱皆也

言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仲長統字公理山陽人

就欲卜居清曠以樂其志嘗論之曰使居有良

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匝竹木周布足以息

四體之役 何曰後漢仲長統常論曰使有良

田廣宅臨川溝水足以息四體之役也言竟陵

王志願此事嘗有此言 丘山洛水協應叟之志

故云符仲長之言也

丘山洛水協應叟之志

五臣本作性善曰應璩與程文信書曰故求遠田在關之西南臨洛水北據却山託崇岫以為宅因茂林以為蔭濟曰叟老也應老謂魏應璩與程文信書云南臨洛水北據却山託崇岫以為宅因茂林以為蔭言丘園東國錙銖軒竟陵王亦合此信也協合也

冕善曰以東國若丘園輕軒冕猶錙銖者鄭玄曰東國魯也謂周公所封以之為大也八兩為錙十累為銖皆言輕也見東國如丘園之小視軒冕若錙銖之輕欲乃依五臣本林構宇傍巖退靜山居為重也

拓架之處以架屋也清媛瓊壺人爭旦緹幙與素瀨交輝善曰劉公幹贈五官中郎將詩曰水與素瀨交輝明月照緹幕楚辭曰戲疾瀨之素也夜作聲以候曉也言山中媛與刻漏之人俱

有聲若相爭而候其曉也緹赤繒以為幙裏者言張設於水與素波交映為光輝也瀨波也

置之虛室人野何辨善曰莊子曰虛室生白孟以其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劉熙曰當此之時舜與人野相去豈遠哉殷仲文入剡詩曰野人雖云隔超悟必有比向曰置此小山中高人虛室則貴人與野人何所分辨蓋一理也

何點躡屩於鐘阿徵士劉虬獻書於衡岳贈以古人之服弘以度外之禮善曰蕭子顯齊書曰也隱居東離門下望之墓側豫章王命駕造門點後門逃去竟陵王子良聞之曰豫章王命尚不屈非吾所議遺點稽叔夜酒杯徐景山酒鎗以通意虞孝敬高士傳曰何點常躡草屩時乘柴車蕭子顯齊書又曰劉虬字虛豫南陽人也豫章王為荊州牧辟虬為別駕遺書禮請虬脩

賤答不應命子長致書通意虬荅書後以江陵
 沙洲人遠乃從之魏志曰太祖賜毛玠素屏
 風素憑几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賜以古人之服
 千寶晉紀何曾謂太祖曰阮籍如此何以訓世
 太祖曰度外人也宜共容之齊曰何點皆當
 時賢人隱居者躡步也屨草鞋也鐘阿鐘山也
 竟陵王遺何點緇叔夜酒杯徐景之酒鎗故云
 古人之服謂服用之物也豫章王為荊州牧辟
 劉虬虬以書荅不應辟故云獻書也衡山虬所
 居也自衡山作書以獻於王後豫章王命竟陵
 王作書與虬致以殊禮徵士謂屈以好士之風
 德高徵而不就皆曰徵士也
申其趨王之意善曰戰國策曰先生王叔造門
 入王叔曰叔趨見王為好勢王趨見叔為好士
 於王何如使者復還報宣王曰先生徐之寡人
 請從宣王因趨而迎之於門
乃知大春屈已五王君大降節

善本有於字 憲后致之有由也五臣本無也字善
 於字 善本有 憲后致之有由也 五臣本無也字 善

皆好賓客更遣請州不能致信陽侯陰就光烈
 皇弟也以外戚貴盛乃歸五王求錢千萬約
 能致冊別使人要劫之冊不得已既至就故為
 設麥飯葱菜之食冊推去之曰以君侯能供甘
 旨故來相過何其薄乎更致盛饌乃食東觀漢
 記曰荀慈字君大馮門人山一永平中驃騎將軍
 東平憲王蒼辟慈署祭酒給禮焉後朝會上戲
 之曰先帝徵君不奉驃騎將軍來何也對曰先
 帝秉德惠下臣故不來驃騎將軍執法檢下臣
 故不敢不來 良曰憲后而獻王也致之其卉
 有由言雖隱逸致而用之必有所由也 其卉

木之奇泉石之美公所製山居四時序言之已
 詳向曰言山居四時 文皇帝養德東朝同符作
 言有所序述之文

者善曰蕭子顯齊書曰文惠太子懋字雲喬世祖長子昭業即皇帝位追尊為文皇帝山濤

啓事曰保傅不可不高天下之選羊祐秉德義克已復禮東宮少事養德而已論衡曰治國之道

禮記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

銑曰謂文帝未即位時養德於東宮也同符契於作者之列有所述焉

爰造九言實該百行善曰竟陵王集有皇太子九言善曰言節言義孔藏與從弟書曰學者所以飾百行也

翰曰文皇帝著九言之書一曰言德二曰言親三曰言賢四曰言生五曰言善六曰言靜七曰言昭八曰言節九曰言義此書實可

以通人之百遵善本作於未萌申烟古

戒於茲日善曰衿襜施衿結綳也儀禮曰女嫁母施衿結綳曰勉之敬之毛詩曰親

結其襦九十其儀毛萇曰婦人之幃也幽通賦曰既訊爾以吉象又申之以烟戒

法也襦帶也烟明也言書之可為法則佩於衿帶以慎未萌又可申為明戒行於今世也

直且暮子載故乃萬世一時也命公注解善曰

曰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且暮遇之也竟陵王集有皇太子九言注解

銑曰謂九言非但朝暮見之如千載之遇亦萬世已去有此一時之美故命竟陵王注

衛將軍王儉綴而序之善曰竟陵王集云衛將

初構超然獨往善曰淮南王莊子略要曰江海之士山谷之人也輕天下細萬

物而獨往者也司馬彪注曰獨往自然不復顧世身齊曰謂上依林九言之序也傍巖所構屋也

也顧而言曰死者可歸誰與入室尚想前良俾

若神對善曰國語曰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曰死者若可作吾誰與歸思玄賦曰尚

前良之遺風王隱晉書劉琨曰神爽忽然若已之侍對也良曰顧山中屋宇而言也死者可

歸謂自古賢聖既死矣可復生乎言不可也誰與入室謂無賢聖與其入此室則想前賢良之

人欲畫之於室使若魂神與我相對也乃命畫工圖之軒牖既而

緬屬賢英傍思才淑善曰賈逵國語注曰緬思兒十翰曰緬遠也淑美也

匹婦之操亦有取焉何曰列女亦圖畫也有客游梁朝者

從容而進鏡曰梁朝謂梁孝王好賢今假設曰未見好德愚竊惑焉即命削投杖不暇善曰論語孔子

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禮記曰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弟子而之子夏曰天平予之無罪曾

子怒曰喪爾親使人未有聞喪爾子喪爾明汝何無罪子夏投其杖而拜之濟曰言畫列女

似好色不好德而游梁之客譏之云愚竊惑焉竟陵聞過將遷即命使除削列女之圖也曾子

言子夏之過子夏投杖而拜之悟過也言竟陵王知過投杖不暇言急而忘投也投奔也杖謂

所柱之杖公以為出言自口驥驂不追聽受一謬差以千里

善曰鄧析書曰一言而非驪馬不能追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之千里翰曰驥驂良馬也聽受人言恐有一失差於千里謂去

於所言所造箴銘積成卷軸門階戶席

寓物垂訓善曰李尤集序曰尤好為銘讚門階戶席莫不有述家語南宮敬叔曰孔

子作春秋垂訓後嗣向曰謂門階戶席言作箴竒情於物垂示於人所訓戒也先是

震于外寢匠者以為不祥將加治葺公曰此天

譴也無所改脩以記吾過且令戒五臣本作誠懼不

怠善曰左氏傳曰震夷伯廟罪之弔屈原曰逢時不祥杜預左氏傳注曰葺覆也左氏傳曰

晉侯求介之推不獲以緜上為之田曰以志吾

過且旌善人翰曰震謂霹靂也外寢外屋也

匠者謂占禍福人也治葺謂脩治也譴謂遺告

其有罪也怠慢也言人勸脩所震之室公將記

過且為從諫如順流虛已若不足善曰王命論

誠懼也流莊子曰人能虛已以游於世其孰能害之老子曰太白若辱廣德若不足良曰虛其已心

以受人言常至於言窮藥石若味滋旨善曰左

受之不足也孟孫卒臧孫入哭甚哀曰孟孫之惡我藥石也

銳曰受人藥石之言若味滋美之味也藥石謂

忠言益於人如信必由中貌無外悅善曰左氏

藥石之除疾交惡君子曰信不由中實無益也濟曰中謂

中心也言信人忠言實由中心也凡受人忠言

者則外兒雖悅而中心實怒貴而好禮怡寄典

故此無外悅者真性悅也墳善曰論語子曰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

墳左氏傳楚子曰左史倚相讀墳五典向

日怡樂雖牽以物役孜孜無怠善曰孫卿子曰

也尚書曰禹曰予思日孜孜又曰無怠無荒

役翰曰物役謂從王事也孜孜勤兒謂雖役從王

事勤而好道無懈怠也乃撰四部要略淨住子善曰淨住

經云波維提木又是汝大師若住於世無異我

也又云波羅提木又住則我法住波羅提木又

減則我法減是故眾僧於望海再說禁戒謂之

布薩外國云布薩此云淨住亦名長養亦名增

進所謂淨住身口意身繫意如戒而住故曰淨
住子者紹繼為義以沙門淨身口七支不起諸
惡長養增進菩提善根如是脩習成佛無差則
能紹續三世佛種是佛之子故云淨住子
佛教以為子史之書淨住子謂佛教也
並勒

成一家懸諸日月

善曰漢書曰太史公書序略
以拾遺補闕成一家言楊雄

方言曰雄以此篇曰煩示其成者張伯松伯松
曰是懸諸日月不刊之書也
之後世如日月懸
於天永不朽也
弘洙泗之風闡迦維之化

禮記曾子謂子夏曰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
間鄭玄曰洙泗魯水名也瑞應經曰菩薩下當
作佛語生天竺迦維羅衛國
良曰洙泗水名
孔子講教之處迦維羅衛國名言能弘大孔子之
風闡釋迦
大漸彌留
話言盈耳黜殯之請至誠
之化也

懇惻

善曰尚書曰疾大漸惟幾病曰臻既殯則
說文曰話會合善言也論語子曰師擊之

始閔惟之亂洋洋乎盈耳哉韓詩外傳曰昔衛
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言蘧伯玉之
賢而不能進孺子瑕不肖而不能退死不當居
喪正堂殯我於室足矣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
聞君召蘧伯玉而貴之孺子瑕退之徒殯於正
堂成禮而後去生以身諫死以尸諫
翰曰衛
大夫史魚病將卒同善注是為黜殯
也言竟陵將死此請亦懇懇而側痛
豈古人所

謂立言於世沒而不朽者歟易名之典請遵前

烈謹狀

善曰左氏傳曰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
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

穆叔對曰豹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
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也禮記曰公
叔文子卒其子成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
矣諸所以易其名者
齊曰言豈古人所謂立

言不朽者歟蓋易名立謚
典誦遵奉古人之盛烈

弔文

弔屈原文一首 并序

賈誼

誼為長沙王太傅既

五臣本無既

以謫去意不自得

善曰韋昭曰謫譴也字林曰丈厄切良曰謫責也言誼非罪被責出於長沙遠國也意不自得謂不及渡湘水為賦以弔屈原屈原楚賢臣也
也被讒放逐作離騷賦其終篇曰已矣哉國無人兮莫我知也遂自投汨羅而死向日汨羅水名誼追

傷之因以

善本無以字

自喻其辭曰

善曰應劭風俗通曰賈誼與鄧

通俱侍中同位數廷議之因是文帝遷為長沙太傅及渡湘水投弔書曰闡葺尊顯佞諛得意以哀屈原離讒邪之咎亦因自傷為鄧通等所翹也

恭承嘉惠兮俟罪長沙

善曰張晏曰恭敬也越絕書曰恭承嘉惠述暢

往事琴操伍子胥歌曰俟罪斯國志願得兮翰曰恭承嘉惠謂承天子之命也俟待也側

聞屈原兮自沉汨羅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善曰

韋昭曰昔水名羅今為縣屬長沙汨水在焉汨音覓列子曰吾側聞之言至湘水託流而弔故就託此水而弔之先生即屈原也

極兮乃隕厥身

善曰張晏曰讒言罔極罔極言無中正周書文王曰惟世罔極

文選

卷五

可

汝尚助予齊曰言遭當世 嗚呼哀哉逢

時不祥鸞鳳伏窠兮鸞集 翽翽兮合 茸如尊顯兮

讒諛得志善曰胡廣曰 聞茸不才之人無六翻

世也字林曰聞茸不肖也 翰曰鸞鳳喻賢人

皆小人也言小人為尊重之位賢聖逆曳兮方

正倒植善曰胡廣曰 逆曳不得順道而行也倒

植曰逆曳謂不得順其正道也植史記音值

之士皆在草澤小人在位故云倒植也世謂

隨夷為溷胡分謂 跖石居 為廉善曰服虔曰

伯夷皆古之貞介士也盜跖莊躄皆盜賊之人

也言人皆反以貞介為溷濁盜賊為廉清者喻

不肖莫邪為鈍兮 鈹刀為鈍息廉反

將者與歐冶同師俱作劍闔閭得而寶之以故

使于將造劍二故一曰十將二曰莫邪莫邪于

將妻之名也漢書音義曰銛微謂利也翰曰

莫邪神劍名也鈹錫也鈹利也言君賤賢用不

肖以神劍為鈍于嗟 默然生之無故兮善曰應

以錫刀為利也于嗟 默然生之無故兮助曰默

默不得意也臣瓚曰先生謂屈原鄧晨曰言屈

原無故遇此禍也毛詩曰吁嗟鳩兮齊曰默

默失意見生謂屈生也幹棄 周鼎寶康瓠兮善

屈生無故有此禍也如淳曰 幹轉也史記音鳥活切爾雅曰康瓠謂

之縣李巡曰大瓠瓢也瓠丘列切翰曰 幹轉

也騰駕罷五臣本牛驂蹇驢兮驥垂兩耳服鹽

車兮善曰戰國策汗明曰夫驥服鹽車上太行

御車者但奔駕其疲敝之牛乘其蹇跛之驢使

良馬駕鹽車亦猶賢人在野小人在位驥良馬

也章甫薦履漸不可久兮善曰冠當加首而以

不可久也儀禮曰士冠章甫殷道也銑曰章甫冠也薦籍也冠之在上履之在下章甫薦履

者謂以冠踐籍於足以履之也喻賢在下嗟苦五

下此為亂之漸也其國不可久居之嗟苦五

若先生獨離此谷兮信曰已矣善曰應劭

苦勞苦屈原遇此難也張晏曰訖離騷下竟亂

辭也何曰訖告也此總告前意亦如亂曰之

類也已止也言止矣國其莫我知兮獨壹鬱其

不可咨嗟之意也

誰語濟曰國謂君也言君既不知我心獨壹鳳

漂漂其高逝兮固自引而遠去善曰張晏曰史

翰曰漂漂高襲九淵之神龍兮沕深潛以自

飛兒逝往也珍善曰張晏曰音義曰襲覆也猶言察也莊子

日沕潛藏也向曰襲猶察也言察於神龍則

知藏於深淵之處可以自珍寶也言君子在亂

世可以偁蠖古頽也以隱處兮夫豈從蝦與

至質質音引善曰應劭曰蠖蠖水蟲善魚者偁

蠖音蝦蝦音選銑曰偁殊也蠖蠖水蟲食魚者蝦蝦

以隱處於深淵之中豈復隨從其小蟲也君子

但避亂世以隱居所貴聖人之神德兮遠濁世

不可與小人從仕而自藏使騏驥可得係而羈兮豈云異夫犬羊

善曰莊子曰宣尼見蛾丘之將是聖人僕也是

自埋於民自藏於畔郭象曰進不榮華退不枯

槁也翰曰騏驥良馬也言君子之德遠避濁世

則如良馬見係絛而羈束也及其用之乃騁千

里之道其不用與受五臣紛紛其離此尤兮亦

犬羊之才無異也舟作盤紛紛其離此尤兮亦

夫子之故也音班或曰般桓不去紛紛構諛意

也犍為舍人爾雅注曰尤怨大也李奇曰亦夫

子不如麟鳳不逝之故惟此答善曰言般桓

不去離此意尤亦夫子自為之故不可尤人也

良曰言屈生盤桓於亂時不能避去遂及此罪

亦屈生自為之故也盤桓不進見歷九州而相

紛紛離及尤罪也夫子謂屈生也

其五臣本君今何必懷此都也善曰言知時之

賢君而事之何必思此都而遭放逐向曰鳳

言天下之君皆可輔相何必懷思此楚都鳳

皇翔于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微

兮遙增擊五臣本作而去之善曰如淳曰鳳皇

氣遙遠也增高高上飛意也鄭玄曰擊音攻擊

之擊李奇曰遙遠也增益也史記擊字作翻文

子曰鳳皇飛千仞莫之能致也禮記曰德輝動

乎外險微謂輕為微祥也銑曰鳳皇喻賢人

也言鳳皇高飛下覽有聖人之德者乃下而見

於時也賢人亦擇明君乃事也千仞言高也

翰曰細德猶無德也言見時君無德左右斲

險恣為微祥則搖舉羽翻而去也增舉也彼

尋常之汙鳥瀆兮豈能容夫吞舟之巨魚善曰

應劭曰

曰八尺曰尋倍尋曰常莊子曰弟子謂庚桑楚曰夫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其體而鯢鱓為之制也良曰汗漬謂小池水也吞舟巨魚謂大魚腹中可容船也言小池水之中不能容吞舟之魚暗若亦橫江湖之鱣五臣本作鱣音淫鯨兮固五臣不能用賢也作將制於螻蟻五臣本作螻蟻善曰晉灼曰故將制於螻蟻小水不容大魚而橫鱣鯨於滄瀆必為螻蟻所見制以况小朝主闇不容受忠逆之言亦謂讒賊小人所見害也鱣或鱣史記鱣張連切蟬音尋莊子與桑楚謂弟子曰吞舟之魚錫而失水則螻蟻能苦之戰國策齊人說靖郭君曰君不聞海大魚乎蕩而失水則螻蟻得意焉向日蟬亦大魚也以喻賢人蟻螻小蟲以喻讒佞人也言大魚橫於江湖之中一朝失勢止於平陸而螻蟻所制蓋賢者失位遇讒佞之所害

弔魏武帝文 并序

陸士衡

元康八年機始以臺郎出補著作游乎祕閣而

見魏武帝遺令愴然歎息傷懷者久之善曰毛詩曰嘯

歌傷懷客曰翰曰假設客言以發意也夫始終者萬物之大歸

死生者性命之區域善曰家語孔子曰命者性始也死者生之終也有

始必有終矣尸于老萊子曰人生於天地之間寄也寄者同歸也是以臨喪殯

而復悲覩陳根而絕哭善曰國語曰楚子西歎於朝藍尹壘曰吾聞君

子思前世之崇晉與哀殯喪於是有數其餘則否禮記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鄭玄曰

宿草謂陳根也 向曰臨見 今乃五臣無傷心

其喪殞之所則必悲哀也 銑曰以為世異時遠

百年之際興衰無情之地 不可致情今之傷心

是興衰於無情之地矣自 意者無乃知哀之可

有而未識情之可無乎 良曰言機空知事未 機

答之曰 五臣本無 夫日蝕由乎交分山崩起於

朽壤亦云數而已矣 善曰左氏傳曰秋七月壬

慎曰是何物也禍福何為對曰二至二分日有

蝕之不為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至相遇也其

他日則為災陽不克也國語曰梁山崩伯宗問

絳人曰若何對曰山有朽壤而崩將若何 向

曰日月歲凡十二交會而後分當此交會之際

日月相掩故蝕也 銑曰山之崩倒謂年代積

遠其土朽故也 濟曰言日 然百姓怪焉者豈

不以資高明之質而不免卑濁之累 善曰尚書

克高明謂日月也 良曰日月在 居常安之勢

天故高明不免卑濁之累謂蝕也 善曰穀梁傳曰沙麓崩

而終嬰傾離之患故乎 善曰穀梁傳曰沙麓崩

無崩壞之道而云崩故志之也 翰曰山止於

地而不動故常安也終嬰傾離之患謂崩也

夫以迴天倒日之力而不能振形骸之內 善曰

後漢書曰左迴天唐獨坐謂中官左館唐衡也

淮南子曰魯陽公與韓遼戰酣日暮援戈而麾

宋書

三

難之智而受困魏闕之下善曰崔寔政論曰及其出也足以濟世寧

民呂氏春秋公子牟曰心居魏闕之下許慎淮南子注曰魏闕王之闕也銑曰夷平也魏闕

天子也已而格乎上下者藏於區區之木善曰尚書曰格

于上下左氏傳楚靈王曰是區區者而不卑余也齊曰上下謂天地言功雖至于天地者其

死則藏之於小木之中光于四表者翳乎叢也區區小也木棺也外

爾之主善曰尚書曰光被四表左氏傳子產曰

良曰言德聲雖光明徧於四外者死則掩翳乎狹小之土也表外也叢爾小兒也雄心

摧於弱情壯圖終於衰志翰曰弱情謂疾病也

筭屈於短日遠跡頓於促路善曰筭計謀也

蓋遠迹以飛聲向曰長筭遠跡謂平生謀長遠之事也短日促路生命窮盡也嗚呼

豈特瞽史之異闕景黔黎之怪頽岸乎銑曰特

史掌日蝕之官黔黎百姓也言豈獨日蝕其

所以顧命冢嗣貽謀四子善曰尚書曰成王將

王作顧命爾雅曰冢大也左氏傳里克曰太子

奉冢祀社稷之粢盛故曰冢子謂文帝也毛詩

曰貽厥孫謀良曰謂觀武帝臨終顧命於太子使其嗣位遺謀於四子也冢嗣長子也貽遺

也四子謂不植經國之略既遠隆家之訓亦弘又

云吾在軍中持法是也至於小忿怒大過失不

當效也翰曰武帝自謂四子云吾在軍中所持法皆是也當依而行之至於有小忿怒

及大過失汝等勿學我也善乎達人之讜言矣善曰聲類曰讜善也齊

日謹持姬女而指季豹以示四子曰以累汝因

泣下善曰魏略曰太祖杜夫人生沛王豹及高

文帝受禪封母弟彰為中牟王植為雍丘王庶

弟彪為白馬王又封支弟豹為侯然太祖子在

者尚有十一人今唯四子者蓋太祖崩時四子

在側史記不言難以定其名位矣向曰持執

也姬衆妾之摠名也女武帝有小女後為高城

公主豹武帝小男名豹時年五歲後封沛王武

帝臨死時執此孩幼以示四傷哉曩以天下自

任今以愛子託人善曰孟子曰伊尹其自任以

謂東門吾曰公之愛子也銑曰同乎盡者無

愛子則豹也託人謂託於四子

餘而得乎亡者無存善曰言人命盡而神無餘

而得之故可悲傷也鄭玄禮記注曰死言精神

盡也翰曰性命同歸乎盡滅者則無餘勢也

而得乎亡沒者無有存其威神者謂然而婉孌

武帝平生威勢一朝已盡而無威也

力婉孌房闈之內綢繆家人之務則幾乎密與善曰

漢書哀紀述曰婉孌董公力婉切毛詩曰綢繆

束薪毛萇曰綢繆猶纏綿也杜預左氏傳注曰

幾近也銑曰婉孌從順兒綢繆相親兒幾近

也密猶細也言遺令於房闈家人則近於細碎

也又曰吾婕妤妓人皆五臣無著略同爵五臣

臺善曰魏志曰建安十五年冬作銅爵臺良

於臺上銅於臺堂上施八尺牀五臣本作張善

雀臺名於臺堂上施八尺牀六尺牀張善

光緒二十

三

無張總帳善曰鄭玄禮記注曰凡布細而疎者謂之總帳向曰總細布而疎者

以為靈朝脯上五臣本作設脯善曰漢書東

為脯方武切說文曰脯乾飯也蒲秘切濟曰

脯日晚時也脯乾飯也皆著於靈帳之前以祭

焉月朝十五日善本無輒向帳作妓翰曰月朝

五謂十五日也汝等時時登銅雀臺望吾西陵墓

田向曰汝等又云餘香可分與諸夫人諸舍中

無所為學作履組賣也善曰舍中謂眾妾眾妾

賣之晏子春秋曰景公為履黃金之縶飾以組

連以珠銑曰諸舍中謂眾妾無所為者令學

作履賣之組者吾歷官所得綬皆著洪藏中良

以綵色飾之也

綬綵為之以貫玉佩也藏猶積中藏也

能者兄弟可共分之既而竟分焉亡者可以勿

求存者可以勿違求與違不其兩傷乎善曰令

為一藏是亡者有求也既而竟分焉是存者有

違也求為吝而虧廉違為貪而害義故曰兩傷

翰曰既而武帝崩兄弟盡分其物也向曰言

亡人本可以勿求謂不可衣裳別為一藏也既

有求則存者可以勿違令也今武帝有求

是一傷也而四子違而竟分是兩傷也悲夫

愛有大而必失惡有甚而必得智惠不能去

其惡威力不能全其愛善曰言愛是情之所厚

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懼而無咎然則愛
其惡其於成非也無擇今人雖未得愛不得惡
矣翰曰人所愛者七也人理有死故必生
人生有涯故必得死矣翰曰雖智惠安能去死雖平生有威力身從沒

反能固故前識所不用心而聖人罕言焉善
全其愛乎故前識者道之華論語子曰飽食終日無

老子曰前識者道之華論語子曰飽食終日無
所用心又曰子罕言利良曰前識謂達人也

罕希也言愛惡之事難保則達人
不用心謀之聖人希能言及也若乃繫情累

於外物留曲念於閨房亦賢後之所宜廢乎善
慎子曰德精微而不見是故物不累於內於是

翰曰皆賢後所不宜行之故可廢之也於是
遂憤懣而獻弔云爾善曰白虎通曰天子

崩臣子哀痛憤懣
接皇漢之末緒值王塗之多違善曰東都賦曰

系唐統接漢緒

答賓戲曰王途蕪穢周失其馭蔡邕釋誨曰王
途壞人極弛漢書元帝詔曰政令多違何曰

緒業也塗道也佇重淵以育鱗撫慶雲而遐飛善曰以
龍喻太

祖也重淵九重之淵也揚雄釋愁曰懿神龍之
淵潛埃慶雲而將舉史記曰若煙非煙若雲非

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函是謂慶雲銑曰佇待
重深也育鱗謂潛龍也慶雲端雲也遐遠也言

魏武待時育德乃撫拂於雲天而
飛也言天命相感有如龍雲也運神道以載

德乘靈風而扇威善曰周易曰聖人以神道設
教國語曰祭公謀父奕世載

德載猶行也摧羣雄而電擊舉勅敵其如遺善
翰曰載行也

左氏傳子魚曰君未知戰勅敵之人隘而不成
列天贊我也杜預曰勅疆也漢書梅福上書曰

高祖取楚如拾遺何曰電擊言如電之威也
勅疆也如遺謂擊疆敵如拾遺於地言易也

指八極以遠略必翦焉而後綏

善曰淮南子曰八極之外乃有

八極也。良曰八極天下也。略取也。翦謂除翦暴亂也。綏安也。言天下可手指摩而遠取之。除

翦暴亂而後安百姓。釐三才之闕典。啓天地之禁闡。

善曰。曰易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范曄。後漢書曰。梁太后詔曰。周舉在

禁闡有密靜之風。翰曰。釐理也。三才。天地人

事也。禁闡謂天地之闡。元氣閉塞如禁門之不通。而武帝昔開

之啓。開闡門也。舉脩網之絕。紀紐大音之解。徽

善曰。老子曰。大音希聲。許慎注。南子注曰。鼓琴循絃謂之微。齊曰。漢才政大亂。禮樂崩壞。而

武帝舉脩法網。將絕復理。且國家之政。猶音聲也。若音之失調。則亂也。故武帝又繼大音之樂。調者。復致大平。紀理。掃雲物以貞觀。要萬塗而

細繼。解失微調也。掃雲物以貞觀。要萬塗而

來歸。善曰。雲物喻羣凶也。左氏傳曰。分至啟閉。歸歸之於已也。翰曰。言掃除羣凶。以致天下

清平之理。使天下殊塗而來歸。其德焉。雲物喻羣凶。貞觀。猶清平也。要

猶使也。萬塗。猶殊塗也。丕大德以宏覆。援日月

而齊暉。善曰。周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禮記曰。天無私覆。淮南子曰。為帝異道而德覆

天下。楚辭曰。與天地兮比壽。與日月兮齊光。宏普也。向曰。宏普也。濟元功於九

有固舉世之所推。善曰。史記太史公曰。惟祖元

功。輔臣股肱。毛詩曰。奄有九

有老子曰。天下樂推而不厭。翰曰。濟成元大

也。九有。謂天下也。言能成功於天下。則舉一世所推其

高德也。彼人事之大造。夫何往而不臻。善曰。左

相曰。我有大造于西也。杜預注。將覆。晉於浚谷

日造成也。向曰。造成臻至也。

日造成也。向曰。造成臻至也。

日造成也。向曰。造成臻至也。

日造成也。向曰。造成臻至也。

擠子為山乎九天

善曰論語孔子曰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孔安國

尚書傳曰擠墜也孫子兵法曰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

銑曰將覆簣為山於深谷之中謂立大業也為山將至九天忽山頽謂大功既成而死矣覆簣謂盛上以覆之將為山也浚深也擠

墜也苟理窮而性盡豈長筭之所研

善曰周易曰至於命鄭玄曰言窮其義理盡人之情性以至於命吉凶所定又曰研喻思慮也

良曰凡事至於窮理盡性則非長計所能研精而知也謂死生事在其中而無定也

悟臨川之

有悲固梁木其必顛

善曰論語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禮記曰孔子蚤作負手曳杖逍遙於門歌曰太山其頽乎梁木其顛乎

齊曰臨川有悲謂逝者不息如流是可悲矣良材之人於國如屋有梁今死矣如梁木之顛墜

當建安之三八實

大命之所艱

善曰大命謂天命也尚書曰天監厥德用集大命

翰曰言漢獻帝建安二十四年得病是大命之患也三八謂二十四也艱猶患也

雖光昭於曩

載將稅駕於此年

善曰史記李斯曰當今可謂富貴極矣吾未知所稅駕也

法言曰仲尼駕稅者也李範曰稅舍也

惟降神之繇

繇降神相子所論曰夫聖人乃千載一出賢人君子所思想而不可得見者也

銑曰降神謂天生聖智也繇邈遠也言聖智生自幽遠也千載遠期謂千年一聖即武帝應之

信斯

武之未喪膺靈符而在茲

方茲始春秋孔演圖曰靈符滋液以類相感
良曰信此神武之道未喪故武帝當靈應之符
在此也善曰周雖龍飛於文昌非王心之所怡善曰周

膺常也龍在天大人造也東京賦曰龍飛白水漢書曰文昌宮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濟曰文昌殿名言受王位於文昌殿故云龍飛也憤

當受命時非武帝心所悅欲之蓋天命也憤

西夏以鞠旅沂秦川而舉旗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四年三月王自長安出斜谷劉備固險距守五月引軍還長

安陳思王述行賦曰恨西夏之不綱毛詩曰陳師鞠旅魏明帝自惜薄祐行曰出身秦川爰居伊陽翰曰西夏謂劉備也鞠養也旅衆也沂度也舉旗謂戰也言憤見劉備練兵踰鎬京而養衆圖中國乃度秦川而與戰也踰鎬京而

不豫臨渭濱而有疑冀冀日之云瘳彌四旬而

成災善曰毛詩曰宅是鎬京荅賔戲曰周望北勲於渭濱尚書曰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公乃告大王王季文王公歸王翌日乃瘳孔

安國曰翌日明日也瘳差也向曰踰過也鎬京長安也不豫謂有疾也渭濱亦長安城也疑謂病甚也言伐劉備過長安乃得病却至長安

城而病甚重也銑曰翌明也成災謂疾甚重也言遇疾之時冀明日乃瘳何至四十日而甚重也彌善曰詠歸塗以及旆登峭澗而竭善曰

曰建安二十四年十月還洛陽東京賦曰乃反旆而迴復漢書王莽冊命王寄曰峭澗之險東向鄭衛新序大臣曰洛陽西有峭澗思玄賦曰迴志竭來從玄謀濟曰言疾病既甚言尋歸塗以反旆也峭澗二山名竭次洛汭而大漸指來言歸去來也旆旗之屬也六軍曰念哉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五年正月

洛汭尚書曰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尚書
曰帝念哉翰曰次至也洛汭東都也大漸謂
病重將死也念哉戒令也臨終留
顧六軍之士戒誓無有二心也

奕寔終古之所難善曰楚辭曰長無絕兮終古

威先天而蓋世力盪海而拔山善曰

言實終古也曰先天而天弗違漢書項羽歌曰力拔山兮氣
蓋世時不利兮雖不逝田巴與馬衍書曰欲搖

先而才德蓋偏於當世盪動也言勇氣一鼓動

海拔山也厄奚險而弗濟敵何彊而不殘良曰奚何

必安善曰難蜀父老曰退瀾一體中外禔福說

雖險必殺也每因禍以提善本福亦踐危而

言雖險必殺也每因禍以提善本福亦踐危而

在茲而蒙昧慮噤閉而無端善曰楚辭曰口噤

行征伐則為禍也誅暴亂以安百姓是為致

福也雖涉踐危險其志如安憂國之深也迄

切翰曰迄至也蒙昧謂疾重不曉事也噤閉

謂不開口也言至此疾重之時慮其閉口則無

遺令之委軀命以待難痛没世而永言善曰鵠

從祀委命鵠為賦曰縱軀委命論語子曰君子

疾没世而名不稱何曰委弃身命以待死終

痛没此世而永言撫四子以深念循膚體而積

後事有所悲泣也歎平聲迨營魄之未離假餘息乎音

平聲善曰楚辭曰我營魄而登遐老子曰抱

執姬女以嘔瘁指季豹而灌鹿為善曰孟子曰

嘔謂人嘔眉蹙顛憂兒也灌涕泣臣曰嘔瘁謂蹙眉而憂也

而沈瀾善曰蔡琰詩曰行路亦嗚咽相子新論

曰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孟嘗君淚承

睫涕出漢書息夫躬絕命辭曰涕泣流兮

臣噴曰灌瀾涕泣闌干也灌與沈古今字同

言也九淵淚疾流兒違率土以靜善作寐戢

彌天乎五臣本一棺善曰毛詩曰率土之濱古

傳曰戢聚也彌天喻志高遠也尚書五行傳曰

雲起於山彌於天淮南子曰吾死也朽有一棺

之上何曰言其違棄天下以死也乃戢斂彌

天之大德於棺之中也率土猶天下也靜寐猶

業銑曰咨嗟宏大思居終而恤始命臨沒而

峻高邈遠允信也

肇揚善曰穀梁傳曰先君有正終後君有正始

也良曰恤憂也肇初也言臨死始有抑

揚之氣援貞吝以悲記悔雖在我而不臧善曰言

及分香令戚在表是引貞吝之道教為可悔之

行也周易曰自邑告命貞吝毛詩曰何用不臧

濟曰援引也貞吝也悲教也臧善也言引其正

道吝悔之辜以教誨四子不善者則可改悔雖

已身亦為不善也謂上其所云惜內顧之纏絲

吾小忿大過不當效者是也恨末命之微詳善曰西京賦曰嗟內顧之所觀

之德甚高但惜其臨終下節乃於紆廣念五臣

姬妾親密遺令細碎詳述之甚也作家

人於履組向曰謂遺令云學塵清慮於餘香日

謂遺令云餘香分與諸夫人結遺情之五臣本婉變何命促

而意長陳法服於帷座陪窈窕於玉房善曰孝

先王之法服不敢服毛詩曰窈窕淑女漢書郊

祀歌曰神之出排玉房良曰法服謂平生衣

服也窈窕美人兒玉房即銅雀臺上以玉飾也宣備物於虛器發哀音

於舊倡善曰禮記曰孔子謂盟器者備物而不

日宣布也備物謂平生所用物也虛器言虛設

終不見用也倡女樂也即向帳作妓之是也

矯感五臣容以赴節掩零淚而薦觴善曰家語

居父母之喪子曰感容稱其悲楚辭曰長太息

以掩涕翰曰此謂眾妓妾奏樂不見君之故

憂悲也矯舉也感憂也赴節謂赴曲之節會也薦進也物無微而不存體

無惠而不亡善曰言服玩雖微而必存儀形無

孔子謂哀公曰君入廟仰視楹楹俯察机筵其

器皆存而不覩人君以此思哀則哀可知矣

向曰言物之雖微必有長存者人體雖有思惠無不亡也庶聖靈之響像想

幽神之復光善曰響像音影之異名魯靈光殿

和上響響之應賦曰忽縹渺以響像孫卿子曰下

善曰音以應聲景以隨形形聲成已翳沒影響

故亦必藏也鷓冠子曰景則隨形響則應聲也

而誰嘗

良曰微調也備乾飯也言雖進脯脯誰復嘗而食之

悼總帳之冥

漠怨西陵之茫茫

善曰毛詩曰殺土茫茫齊曰悼痛也茫茫草木見

登

爵

五臣本

臺而羣悲

直

美目其何望

平聲善曰字

林曰時長昭也博雅曰時視也時與時同毛詩曰美目盼兮

翰曰張目視曰時言美人張目遠視終不見君

既晞古以遺累信簡禮而薄葬

平聲協韻善曰禮繁則易亂厚葬則傷生能遵簡薄所以遺累詩緯曰齊數好道廢義簡禮

宋均曰簡猶闕也漢書劉向賢臣孝子亦命順意而薄葬史記曰因其俗簡其禮也

何曰機言我望古人奢華以為貴累信

貽塵謗於後王

善曰言宋紱輕微何所有而空遺塵謗而及後王

銑曰謂遺

今云吾衣裘別為一藏後為四子所分終

亦何有也乃遺塵黷之謗於後世帝王也嗟大

戀之所存故雖哲而不忘

善曰言情苟存乎大戀雖復上聖亦不能忘故可嗟也

良曰嗟其大戀愛所覽遺籍以

在心者雖賢哲之士不能忘情也

慷慨獻茲文而悽傷

祭文

祭古冢文一首

并序

謝惠連

善曰沈約宋書曰元嘉七年惠連為司徒彭城王義康法曹參

軍義康修東府城城壘中得古冢為之改奕使惠連為祭文留信待成也

齊同善注

東府掘城北漸入丈餘

善曰丹陽記曰東府城西則簡文會稽王時第

東則孝文王道子府道子領揚州仍住先舍故俗稱東府得古冢上無封城

不用塼甃

步覓反善曰毛萇詩傳曰甃甃甃也今謂之塼翰曰封界也域牆也

以木爲槨中有二棺正方兩頭無和

善曰呂氏春秋惠公

說魏太子曰昔王季歷葬渦山之尾棗水明器

鬻其墓見棺之前和高誘曰棺題曰和之屬材瓦銅漆有數十種

善曰禮記曰孔子曰明器者神明之器也多異形不可盡識刻木爲人長三尺可有二十

餘頭初開見悉是人形以物棖撥之應手灰滅

善曰說文曰棖杖也宅庚切然南人以物觸物爲棖也廣雅曰撥除也補廷切銑曰應手即

破如灰棺上有五銖錢百餘枚

善曰漢書曰武帝崩半兩錢

有五銖錢也良曰五銖謂上水中有甘蔗節及

梅李核

胡瓜瓣皆浮出不甚爛壞

善曰爾雅曰

曰瓣瓜中實也曰莧切一作辯字音練辨與練字通齊曰瓜瓣謂瓜中子與肉心也翰

日出散在銘誌不存世代不可得而知也公命

城者改埋於東岡

向曰公謂彭城王也

祭之以

豚酒既不知其名字遠近故假爲之號曰溟漠

君

五臣本云爾

元嘉七年九月十四日司徒御屬領直兵令史

統作城錄事臨漳令亭侯朱林具豚醪之祭敬

薦冥漠君之靈忝總徒旅版築是司銑曰旅衆也版築謂

牆版築杵也司主也窮泉為漸聚壤成基良曰窮泉言深也壤熟土也

一擲既啓雙棺在茲捨畚本悽愴縱錘連瀉善

作而善曰左氏傳曰宋災陳畚揭杜預曰畚箕籠也揭居高切爾雅曰鍤謂之錘周易曰泣

血連如杜預左傳注曰而語助也芻靈已毀

塗車既摧善曰禮記曰塗車芻靈自古有之也輸曰芻草也言束草為人馬也塗車

以塗為車即明器也几筵糜腐俎豆傾低盤或梅李益鳥

或醢善曰爾雅曰醢謂之缶又曰肉謂之醢醢醢也呼

婦切向曰几筵墓中所設靈座也糜爛腐朽也俎豆皆食器也益尾器也醢肉醬也醢醋也

蔗傳餘節瓜表遺五臣本犀善曰爾雅曰虬犀

實也白莧切銑曰犀瓜瓣也追惟夫子生自何代耀質幾年

潛靈幾載為壽為天寧顯寧晦銘誌埋滅姓字

不傳今誰子後曩誰子先善曰寡婦賦曰潛靈

時人誰為子後嗣曩古功名美惡如何蔑然百

堵皆作十仞斯齊善曰毛詩曰百堵皆興齊

牆高下墉不可轉善曰墉牆也言牆

長短黃腸既毀便房已頽循題興念撫備臣

以迴避此豕也

本作增哀善曰漢書曰霍光薨賜便房黃腸題

棺外故曰黃腸木頭皆肉向故曰題奏如淳曰

便房塚壙中室也坪蒼曰備木送人葬也餘腫

切備或為偶偶刻木以像人形五苟切向曰

也題棺兩頭射聲垂仁廣漢流渥善曰范曄後

也櫬棺也射聲校尉射聲營舍有停棺不葬百餘所喪

遷射聲行問其意故吏對曰此等多是建武以來

絕無後者故不得埋掩喪為買空地悉葬其無

主者設祭以祀之東觀漢記曰陳寵字昭公沛

國人也轉廣漢太守先是雒陽城南每陰常有

哭聲聞於府中寵使案行昔歲舍卒時骸骨不

葬者多籠乃勸縣祠骸府阿掩骼格善曰

葬埋由是即絕也祠骸府阿掩骼格善曰

良因祠祭也府東府也阿亦曲也骸骼並骨也

掩藏也仰羨古風為君改卜善曰孝經曰卜其宅

也禮記月令孟春之月掩骼埋輪移北隍窀穸五

皆此為古風也謂十改葬也輪移北隍窀穸臣

本作東麓善曰諡文曰城池無水曰隍音皇左

窀穸也窀夜也厚夜長夜葬為埋也說文曰窀穸下

棺也穀梁傳曰林檮於山為麓齊曰輪穸厚

之輪也程城也也窀穸之壙即新營棺仍舊木善

鄭玄周禮注曰壙謂冢中也棺

或為隧非也向曰壙墓也

所存善曰禮記式于曰合葬非古自周公已來

自周公以來敬遵昔義還柩雙魂善曰禮記孔

存此禮也敬遵昔義還柩雙魂子曰魯人之

柩也合之鄭玄曰柩謂合葬也

柩合也本有二棺今還合雙魂而葬也

酒以兩

良曰

禮記

卷三十一

禮記

卷三十一

禮記

卷三十一

禮記

卷三十一

禮記

卷三十一

禮記

卷三十一

壺牲以特豚齊曰特幽靈髣髴歆我犧樽嗚呼

哀哉五臣本無此一句善曰魏太祖祭橋玄文曰幽靈潛翳李康鬪體賦曰幽魂髣髴

忽有人形禮記曰祀周公於太廟牲用白牲尊用犧象也許宜切翰曰畫牛於樽故云犧樽也

祭屈原文一首

顏延年善曰沈約宋書曰少帝即位出延之為始平太守之郡道經汨

潭為湘州刺史張邵作祭屈原文以致其意向注同

維有宋五年月日銑曰少帝即位之五年湘州刺史吳郡

張邵善曰沈約宋書曰張邵字茂先吳郡人恭承帝命建旗舊楚

善曰賈誼弔屈原曰恭承嘉惠兮俟罪長沙周禮曰州里建旗鄭玄毛詩箋曰謂州長之屬陸

機高祖功臣頌曰舊楚是分良曰旂旗幡之流也以鳥毛為之刺史則建之行則引之於前

湘州蓋舊楚地也訪懷沙之淵得捐珮之浦善曰楚辭曰懷沙礫

而自沈兮不忍見之蔽壅又曰捐余玦兮江中

遺余珮兮澧浦濟曰屈生懷沙石自沈於汨羅羅之水離騷經云遺余弭節羅潭魚舟汨渚

佩兮禮浦遺即弃捐也弭節羅潭魚舟汨渚

善曰楚辭曰路漫漫其悠遠夕弭節而高厲漢書曰烏江亭長驪船待如淳曰南方人謂整船

向岸曰驪謂船附岸羅潭汨渚者屈生自沈處也

曹掾某敬祭故楚三閭大夫屈君之靈善曰王逸楚辭蘭薰而

序曰屈原與楚同姓仕於懷王為三閭大夫向曰戶曹掾三閭大夫並官名

摧玉績 五臣本作貞 **則折** 善曰語林曰毛伯成負其才氣常稱寧為蘭摧玉折

不作蒲芬艾榮管子曰夫玉折而不撓勇也禮記孔子曰君子比德於玉焉績密以栗智也鄭玄曰績緻也 **銑** 曰蘭以香人好而採故多摧也玉以貞白人皆寶而琢故有折者人有才識

亦亡身之本 **物忌堅芳人諱明絜** 善曰堅芳即玉及蘭劉熙孟子注曰

白玉之性堅蔡邕度尚碑曰明絜鮮白珪良曰明絜謂忠直也 **曰若先生逢**

辰之缺 善曰賈誼弔屈原曰嗟若先生獨離此

攘濟曰先生謂屈原也辰時也謂逢時君之道缺也 **溫風急時飛霜急**

節善曰溫風長物飛霜殺物也周書曰小暑之節曰溫風至京房占曰三月建辰風衰急相鱗

七說曰飛霜厲其末焱風激其崖 **所以養萬物而及於時也** 喻君以養人及時也

飛霜之積至於堅水喻諛言積乃見奔逐急節謂溫風忽然已變至於飛霜之時言政令苛急也

也 **羸卒** 強 **遘紛昭懷不端** 善曰羸秦姓半楚姓秦昭王使張儀譎詐懷王令絕齊交又便誘懷王請與俱會武關遂脅與俱歸拘留不遣卒客死於秦大戴禮曰太子處位不端受業不敬此屬大保之任也

何曰羸秦也卒楚也是時秦昭王楚懷王遘紛為亂君道不 **謀折儀尚貞蔑**

正奔逐賢能也紛亂端正也 **尚貞蔑** 善曰史記曰楚懷王既細屈平秦乃令張

椒蘭 善曰史記曰楚懷王既細屈平秦乃令張儀事楚秦昭王欲與懷王會欲行屈平曰

秦不可信王謂子蘭蘭勸王行秦因留張王王

遠楚辭序曰同列大夫上官靳尚妬害其能共

諸毀之楚辭曰椒專佞以慢誼兮極又欲充夫

佩緯王逸曰椒大夫子椒也楚辭曰余以蘭為

可恃兮羌無實而害長王逸曰蘭懷王之少弟

司馬子蘭也 **鏡** 曰儀張儀也尚靳尚也是時

口下

楚謀與齊為變以備秦兵乃為張儀斬尚等折
之遂絕齊交也真正也蔑輕易也椒楚大夫椒
蘭懷王少弟子蘭也言屈生懷真正身絕郢闕
之節而為輕易者蓋為椒蘭所譖也
跡徧湘干善曰郢楚都也毛萇詩傳曰十崖也
良曰絕遠也郢即楚也湘即水名干
間也言其逝如湘也
比物荃蓀連類龍鸞善曰韓
江故跡徧其間也
類比物見者以為虛而無用王逸楚辭序曰善
鳥香草以配忠貞蚪龍鸞鳳以託君子濟曰
荃蓀香草也屈生作離騷以香
草龍鳳喻君子鸞鳳瑞鳥也聲溢金石志華
日月善曰金石樂也金曰鍾石曰磬吳越春秋
樂師曰君王之德可刻之於金石史記太
史公曰屈原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推
此志也與日月爭光可也翰曰金石言不
朽也日月如彼樹芬善本實穎實發善曰毛長
言光明也如彼樹芬作芳實穎實發日質發實

秀實穎實粟翰曰芬香也穎禾秀也望泫心
言屈生猶如樹芬香之草實秀發于時
歛許瞻羅思越善曰吳質荅東阿王書曰精散
思越良曰歛悲也越遠也言
懷思古人藉用可塵昭忠難闕
故思遠用白茅何咎之
有夫茅為物薄而用可重也左傳曰風有采
繁采蘋雅有行葦洞酌昭忠信也向日塵久
也苟藉順詔訣取用於時其可久
矣蓋昭其忠信雖死難以闕也

祭顏光祿文

王僧達善曰顏光祿
即顏延年也

維宋孝建三年九月癸丑朔十九日辛未王君
以山羞野酌敬祭顏君之靈嗚呼哀哉夫德以

道樹禮以仁清

善曰沈約宋書曰孝建孝武年號尚書曰樹德務滋孔安國曰

樹立也清明也

良曰道之尊德之貴相須而成焉禮者以仁義清其本

惟君之懿

早歲飛聲

善曰思玄賦曰盍遠迹以飛聲濟曰懿美也

義窮幾象文

蔽班揚

音盈協韻善同翰注郭璞三倉解詁曰揚音盈協韻

翰曰幾象易道也班

班固揚揚雄言顏君

性婁

幸

剛絜志度淵英

善

直也

向曰婁直淵深英智也

登朝光國實宋

之華

善曰漢書述曰弱冠登朝丘碑曰紆佩金紫光國垂勳

蔡邕陳太

子曰吾聞以德榮為國華

韋昭曰為國光華

才通漢魏譽浹龜沙

善曰漢書龜茲化王延城去長安七千四百

八十里尚書曰西彼於流沙漠漢書李陵歌曰經

萬里度沙漠說文曰北方流沙濟曰漢魏之

特多賢才故言顏君才通於前代也浹服爵帝

及也龜沙此沙遠國名言其聲譽遠也

典棲志雲阿

善曰言服爵雖依帝典而棲志實

在雲阿言高

遠也管子曰將立朝

廷音訓爵不可貴也

雲山之清交素友比景

共波

善曰共波猶連

阿含曲清交素友比景

氣高叔夜嚴方仲舉

善曰言交友清黎而我接

比光等共游波瀾也

司馬彪續後漢書曰陳蕃

字仲舉性方峻不接

賓客

銑曰叔夜嵇康也

章太子性嚴峻不接賓客

時人

絕侶

善曰郭璞游仙詩曰逸翮思拂霄廣

流連

言孤介不羣也

酒德嘯歌琴緒

善曰漢書班伯曰式乎式乎大雅所流連劉靈有酒德頌毛詩

日嘯歌傷懷琴緒緒引緒也

也游顧移年契闊宴

處

善曰何敬祖雜詩曰憫一飛出游顧毛詩曰死生契闊翰曰僧達與顏君交游顧盼嘗移

年歲雖笑闊為苦嘗同宴語居處也

春風首時爰談爰賦秋露未

凝歸神太素

善曰列子曰太素者質之始向

素無形也言人死後歸於無形也

明發晨駕瞻廬望路

善曰毛詩曰明發不寐銑曰明發謂從夕而至明也神駕謂靈車早出也瞻廬謂視平生所居也望路謂凶

儀在心悽目泣情條雲互

善曰李陵詩曰仰視

良曰泣謂下淚條理也言情理涼陰掩軒娥月

寢耀

善曰姮娥掩月故曰娥月周易歸藏曰昔常娥以西王母不死之樂服之遂奔月為

月精

濟曰言涼陰之氣掩微燈動光几牘誰

炤

翰曰几牘謂平生披讀典籍之衾衽長塵絲

竹罷調

何曰長擊悲蘭宇屑涕松嶠

其如屑

銑曰宇室也古來共盡牛山有淚

善曰楚辭

胥下也松嶠謂墓所也

晏子春秋曰景公遊於牛山北臨其國流涕曰

殲我明懿

善曰毛詩曰彼蒼者天殲我良人之君一諂諛之臣二所以獨笑也非獨昊天

若何去此而死乎艾孔梁丘據皆泣唯晏子獨

笑公收涕而問之晏子曰使賢者常守則太公

相公有之使勇者常守則莊公有之吾君安得

此泣而為流涕是日不仁也見不

之君一諂諛之臣二所以獨笑也

我曰美之德也
以此忍哀敬陳奠饋
善曰蒼頡篇申酌長懷顧望
五臣本
哀哉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劉陶二疏曰喟
爾長懷中篇而歎
翰曰歔歔悲也
奠饋
五臣作敬
奠于饋
虛歔嗚呼

